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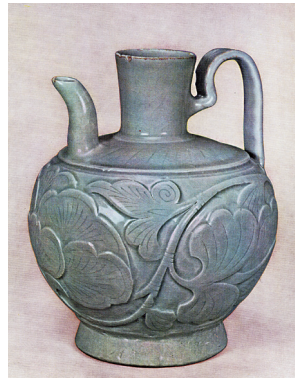
高麗青瓷印花碗
十二世紀 D 14.5cm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高麗青瓷印花碗
十二世紀 D 15.1cm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中國北方白瓷印花碗
十世紀後半至十一世紀初 H 7.1cm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耀州窯青瓷牡丹紋注壺
北宋 H 18.5cm 日本常盤山文庫藏



銀鍍金寶相花紋貝形盒 唐代
D 6.3cm 私人藏



高麗青瓷象嵌毬紋填花蓋盒
十二世紀 D 11.6cm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黃地球紋夾纈薄絹 唐代
日本正倉院藏



北宋徽宗《池塘秋晚圖》所用「龍牙蕙草」
箋紙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高麗青瓷「龍牙蕙草」鏤空箱盒
十二世紀 D 22.6cm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青瓷鏤空薰爐 北宋 D 20cm
中國河南省寶豐清涼寺遺址出土



汝窯水仙盆 北宋 D 23cm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定窯白瓷水仙盆殘片 北宋至金代 私人藏

高麗青瓷紋樣和造型的省思 ——從「原型」、「祖型」的角度

謝明良*

【摘要】本文先是指出高麗朝陶工在十二世紀百年之間倣製燒造了在樣式上可早自十世紀末，晚迄十二世紀前期等三個時段的宋代陶瓷。其次，提示北宋《營造法式》載錄的圖樣與高麗青瓷紋樣和造型的類似性，初步梳理了高麗青瓷所見宋代官樣。除了象徵天子的雙角五爪龍紋等少數圖紋之外，宋代官樣往往又做為一種時尚的圖紋風行民間，其來源亦頗為多元，既承襲了唐代的裝飾要素，也參考了外國工藝品的形制，當然也包括宋代人的新設計。

關鍵詞：高麗青瓷、汝窯、（李誠）營造法式、宣和博古圖、官樣

學界對於做為東亞陶瓷史重要區塊的高麗朝（918—1392）青瓷之研究早已累積了豐碩的成果，筆者雖也對高麗青瓷抱持著興趣，但止於淺嘗，始終未能進入狀況。不過，在學習過程中亦有些許體會，經常感覺到有必要以亞洲區域的視野再次省思高麗青瓷相關議題。以下擬從「原型」和「祖型」的角度，嘗試對高麗青瓷的紋樣和造型略抒己見，期望能得到專家的批評和指正。本文所謂「原型」是指在特定區域內同一造型或紋樣系列中的最早型式，也就是做為模倣「祖型」之模倣型的最初形態，而做為被模倣對象的「祖型」之材質既有

*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特聘教授、臺大講座

和「原型」相同者，但有時則和「原型」材質有所不同。^①

一、關於紋樣的省思—以青瓷印花花葉碗為例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所藏一件高麗青瓷印花碗，花葉構圖均整，印花輪廓分明，具有高浮雕般的效果；碗除圈足著地處露胎，餘施滿釉，釉色青中略閃灰，足內有四只硃石支燒痕跡，以下稱A式（圖1）。目前學界均認為該碗是十二世紀康津窯製品，德國科隆藝術博物館也收藏有同式青瓷印花碗。^②

就紋樣布局而言，A式碗外壁光素無紋，內底心飾菊花般百褶旋紋，內壁模印牡丹纏枝花葉，亦即在碗壁等距四個位置，飾兩相對映分別呈俯視和側視的牡丹，朵花之間填以纏枝葉。牡丹朵花和葉片均以複線勾勒輪廓，結合突起的印花工藝，予人減地凸花的錯視效果。

應予留意的是，康津窯另見一式無論在花葉造型和布局排列均和A式碗迥異的印花花葉碗，該式碗外壁無紋，圈足著地處之外施滿釉，釉色青綠，圈足著地處可見4至5處白色耐火土支點痕。內壁等距三處模印俯視實相牡丹，其間隙另飾尺寸相對較小呈側視的牡丹，餘滿填纏枝葉，以下稱B式（圖2）。相對於A式朵花和葉片整體均呈雙重邊廓，B式花葉則顯得輕盈，複線輪廓大多只施加於花葉的側邊。目前學界一致認為B式碗的相對年代亦約在十二世紀，或十二世紀前半；二十世紀的著錄則多將此式碗視為十一世紀製品，如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同式碗之定年即為一例。^③

① 「原型」、「祖型」的概念較常見於考古學領域的陶瓷分類，如：上原真人，〈古代末期における瓦生産體制の變革〉，《古代研究》，13、14（1978），頁1-110，或尾野善裕，〈モデルとコピーの視点からみた古瀬戸と中国陶磁〉，《貿易陶磁研究》，12（1992），頁69-81。但也有不同的稱謂和定義，如將本文「原型」逕稱為「模倣型」，並將本文「祖型」稱為「原型」之例，後者參見：伊野近富，〈原型、模倣型による平安京以後の土器様相〉，《中近世土器の基礎研究》，V（1989），頁123-132；〈原型として貿易陶磁とその模倣型について〉，《貿易陶磁研究》，12（1992），頁1-8。

② Soontaeck Choi-Bae, *Seladon-Keramik der Koryŏ-Dynastie 918-1392* (Köln: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der Stadt Köln, 1984), pp. 48-49.

③ 長谷部樂爾，《高麗の青磁》，陶磁大系29（東京：平凡社，1977），圖33、34。

另一方面，高麗青瓷A式碗所見具有複線邊廓的牡丹花葉紋亦見於中國北方白瓷碗（圖3），從後者由下而上微外敞的造型以及口沿切割呈五花的器式，均與河北省定縣北宋太平興國二年（977）靜志寺塔基出土的定窯白瓷碗相近，^④ 可知其相對年代在十世紀後半。其次，以剔花減地的技法來表現高浮雕效果的耀州窯青瓷注壺（圖4），壺身牡丹和纏枝葉之樣式也和上引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白瓷碗有相近之處。筆者以前曾為文指出該青瓷注壺的年代約在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初，^⑤ 此一年代觀亦可從內蒙巴林右旗遼墓（M5）的同類耀州窯青瓷注壺係和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白瓷花口方碟共伴出土，^⑥ 而得以實證。在此，筆者想提請讀者留意牡丹花朵旁葉紋的樣式變遷，即做為廣義磁州窯類型的河南省登封窯白釉剔花注壺所見高浮雕葉紋（圖5），到了相對年代約在十一世紀前期同類型注壺，其葉片下方部位已進化成左右造型一致且鉤幅更劇的雙內鉤（圖6），結合最大徑在腹正中的近球狀壺身過渡到最大徑在器肩的斜折肩壺身等造型變遷可知，圖6注壺器式要晚於圖4、圖5注壺，而圖6葉片樣式也是由圖4、圖5葉片演變而來的。換言之，圖6的葉紋可經由圖5而得以追索到做為其原型的圖4青瓷注壺或圖3白瓷碗上的葉紋。如前所述，圖3印花牡丹和葉片特徵和A式高麗青瓷碗（同圖1）的印花樣式大體一致。有趣的是，燒造年

④ 謝明良，〈定窯白瓷概說〉，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定窯白瓷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頁10-11。上引文所提到河北省定縣北宋太平興國二年（977）靜志寺塔基出土相近造型的定窯白瓷碗，彩圖可參見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3·河北（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圖86。另外，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也收藏了一件尺寸相對較小、風格一致，被該館釐定為十二至十三世紀的定窯白瓷印花碗，圖參見京都國立博物館，《京都國立博物館藏品圖版目錄：陶磁·金工編》（京都：便利堂，1987），頁28，圖87；彩圖見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陶磁器の文化史》（千葉縣：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振興會，1998），頁105，圖38。個人認為該印花白瓷碗的年代亦應上溯北宋早期。不過，承蒙深圳望野博物館閻焰館長的教示，內蒙遼代上京窯曾出土類似的標本，謹記於此，待日後查證。

⑤ 謝明良，〈耀州窯遺址五代青瓷的年代問題—從所謂「柴窯」談起〉，原載《故宮學術季刊》，16卷2期（1998），後收入《中國陶瓷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7），頁55-77。

⑥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孫建華等），〈巴林右旗床金溝5號遼墓發掘報告〉，《文物》，2002年3期，頁62，圖24。

代在十二世紀的A式高麗青瓷碗其印花花葉的樣式，顯然較接近中國地區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初陶瓷所見花葉造型。

為了檢證以上原型樣式演變的合理性，在此有必要對其祖型略做梳理。中國陶瓷採模具成形由來已久，以唐代而言，相對於初唐或盛唐時期經常可見利用外模成形並飾紋的陶瓷製品，中晚唐期則頻仍地出現以內模成形、飾紋的作品。雖然，以外模飾紋，則紋飾在器物外側，以內模飾紋，則紋飾在器物內側，似乎透露了使用者目光視線和賞鑑方面的變化，但陶瓷以模具成形兼飾紋乃是受到金銀器錘揲工藝啟發一事，可說已是學界的共識。^⑦

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已見錘揲打製的青銅匜、盒、盤等製品，^⑧到了唐代，金銀器的製作則多視以外模錘打，並且往往在外模打出的突起紋樣再襯以內模以便進行鑿花工藝而無憂變形。^⑨宋代陶工汲取、學習前代各不同質材之工藝效果可有多種選擇，但宋代北方部分窯場陶工顯然理解並心儀金工匠師內外模製器加工的原理，試圖製造出具有鑿花般立體感的紋樣效果，也因此快速地移轉、複製金銀器之鑿花效果到陶瓷的成型和裝飾工藝，造成陶瓷器的造型和紋飾與金銀器雷同的現象。以紋樣而言，臺灣故宮藏印花白瓷碗（同圖3）以及圖4~6注壺的纏枝花葉即是脫胎於金銀器的紋飾（圖7）。不僅如此，臺灣故宮印花白瓷碗等作品所呈現之意圖營造紋飾立體感、並以複線勾勒花葉邊廓等裝飾意念，其實也是模倣自金銀器飾。

換句話說，唐代金銀器等工藝品上的纏枝葉紋正是北宋初期以來部分窯場同式纏枝葉的祖型，而宋瓷葉片的原型則應該最接近祖型。就本文的案例而

⑦ Margaret Medley, *Metalwork and Chinese Ceramics*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72); 傑西卡·羅森 (Jessica Rawson) 撰，呂成龍譯，〈中國銀器和瓷器的關係（公元600-1400年）——藝術史和工藝方面的若干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1986年4期，頁32-36；傑西卡·羅森 (Jessica Rawson) 撰，鄭善萍譯，〈中國銀器對瓷器發展的影響〉，收入傑西卡·羅森 (Jessica Rawson) 撰，孫心菲等譯，《中國古代的藝術與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258-278。

⑧ 盧連成，〈中國青銅時代金屬和工藝——打鍛、錘揲法考察〉，《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3輯（1996），頁3-10。

⑨ 中野徹，〈金工〉，收入大阪市立美術館編，《隋唐の美術》（東京：平凡社，1978），頁192-198。

言，圖3白瓷碗和圖4青瓷注壺的葉紋可視為是最近於祖型的原型，故其相對年代也要早於圖6河南登封窯類型注壺的葉紋。為了檢證並試著呈現北宋前期北方白瓷葉紋的變遷，以下擬以中國遼寧省阜新遼代蕭和夫婦墓（M4）出土刻劃有蓮瓣和牡丹花葉的定窯白瓷大口罐為例做一說明（圖8）。從伴出的故晉國王妃耶律氏墓誌得知，蕭和卒於統合十五年（997）至太平十年（1021）之間，妻晉國王妃逝於重熙十四年（1045），並於同年秋合葬入蕭和墓中。^⑩雖然發掘報告書並未言及出土陶瓷到底是蕭和的隨葬品，抑或是其妻合葬時才入墓？僅就大口罐所見葉紋的造型而言，其似乎要略早於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藏十一世紀前期口頸部位業已缺損的定窯白瓷梅瓶（圖9），故可推測其相對年代可能在蕭和卒葬時的十一世紀第1個四半期。隨著時代的推移，葉紋愈趨華麗和裝飾化，十二世紀初期例或可參見山西省介休窯北宋政和八年（1118）紀年印模所見葉紋（圖10），迄金代大定二十四年（1184）（圖11）或泰和三年（1203）（圖12）等十二世紀後期至十三世紀初定窯紀年印模所見花葉紋更顯裝飾化，其和近於祖型的原形樣式已漸行漸遠，呈現出金代定窯的紋樣裝飾特色。

就紋樣而言，A型高麗青瓷碗（同圖1）的樣式要早於B型青瓷碗（同圖2），而介於兩者之間的樣式則見於韓國中央博物館舊李王家博物館藏印花碗，以下稱A1型（圖13）。後者葉片造型近於臺灣國立故宮藏以覆燒技法燒成的定窯印花碗（圖14），一般認為定窯覆燒技法出現於北宋中期或中後期，^⑪但精確的成立年代則不易釐定，而若考慮到前引遼寧省遼統合十五年（997）至太平十年（1021）蕭和墓或同省遼重熙二十年（1050）平原公主墓出土的定窯印

^⑩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萬雄飛等），〈阜新遼蕭和墓發掘簡報〉，《文物》，2005年1期，頁37圖7及頁41圖15。

^⑪ 關於定窯覆燒技法的出現年代，以往有諸說，但可歸納為：A. 北宋中期說，B. 北宋中晚期說，C. 北宋晚期說等三種說法。A說見：馮先銘（1982），收入中國硅酸鹽學會編，《中國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頁233-234；秦大樹等，〈定窯的歷史地位及考古發掘新收穫〉，收入《定窯・優雅なる白の世界—窯址發掘成果展》（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2013），頁60。B說見：謝明良，〈定窯白瓷概說〉，頁12。C說見：關口廣次，〈定窯の覆焼について〉，收入蓑豐，《白磁》，中國の陶磁5（東京：平凡社，1998），頁134-137。看來，1980年代由馮先銘所提示之定窯覆燒技法乃是出現於北宋中期（—1085），流行於北宋後期（1086—1127）的說法，至今仍然有效。

花白瓷碗均是以正燒燒成等情況，個人認為定窯覆燒技法有較大可能是出現於十一世紀第3或第4個四半期。這樣看來，臺灣故宮藏定窯印花碗（同圖14），以及葉紋與之相近的A1型高麗青瓷印花碗（同圖13）的年代也約在十一世紀中後期，亦即晚於圖6注壺的年代，而B型高麗青瓷碗（同圖2）則又要更晚。

另外，從葉紋的造型推測，相對年代約在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初的A型高麗青瓷印花碗（同圖1），其由葉紋擁簇的帶複線邊廓的牡丹紋之造型也和十一世紀前期遼蕭和墓白瓷罐（同圖8）或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十一世紀前期定窯梅瓶（同圖9）作風相近，此亦可與前述葉紋的年代釐定相互檢證。對照宋代陶瓷纏枝花葉紋的演變及所屬相對年代，則裝飾著同類牡丹纏枝花葉的高麗青瓷印花碗，在樣式上可區分成：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初的A型碗（同圖1），十一世紀中後期的A1型碗（同圖12），以及之後且可延續至十二世紀前期的B型碗（同圖2）。有趣的是，就目前學界對於高麗青瓷的編年而言，以上三式青瓷印花碗的實際燒造年代均在十二世紀。如果此一編年可信，那麼就意謂高麗陶工在十二世紀百年之間燒製了在樣式上可早自十世紀末，晚迄十二世紀前期等三個時段的印花碗。其次，以燒造技法而言，A型碗底有4只細小硅石支釘痕，A1型碗底亦見三處大硅石支釘痕，而B型碗底則有4至5處白色耐火土支燒痕，雖然硅石支釘較常見於十二至十三世紀的高麗青瓷，之前多採耐火土墊燒，此似乎顯示葉紋樣式最晚的B型碗之具體燒造年代要早於樣式上最早的A型碗？此雖不無可能，但卻不宜忽視上述兩種不同質材的支燒痕在時代上也有並行重疊的現象。^⑫換言之，A1型碗的實際製作年代未必一定晚於B型碗。

一個有趣但並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十二世紀的高麗陶工不僅倣製北宋十世紀末的印花碗，其同時也倣燒中國區域十世紀末期的劃花碗，如十二世紀高麗青瓷盤盤心採用將一個整體破為兩個對立互補所謂「一整二破」形式的劃花鸚鵡紋（圖15），其紋樣和布局方式就和北京遼韓佚夫婦墓（韓佚，統合十五年〔997〕葬；妻王氏，統合二十九年〔1011〕合葬）出土的越窯青瓷劃花鸚鵡紋碗（圖16）的裝飾意匠極為近似，這不禁會讓人聯想到北宋宣和五年（1123）徐兢奉命出使高麗，歸國後撰《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以下稱《高麗

^⑫ 鄭良謨著，李炳瓚譯，〈干支銘を通して見た高麗後期象嵌青磁の編年〉，《東洋陶磁》，22（1992-94），頁30。

圖經》)〈陶爐〉條，提及高麗青瓷除了有製作精絕的狻猊香薰之外，另有和「越州古秘色」相類似的作品。徐兢的品評極為中肯，因為對於十二世紀初造訪高麗的徐兢而言，其時高麗青瓷所見之和百餘年前越窯青瓷相近的刻劃花鸚鵡古典紋樣，確實符合「古秘色」的裝飾作風。

另一方面，近年韓國學者對於高麗青瓷的編年成果豐碩，比如說李鐘孜等從磚窯、土窯的窯爐結構及伴出標本所進行的編年方案，^⑬或張起熏等從窯具為切入點的年代提示，^⑭均表明上引圖1、2、9等三件青瓷印花碗之相對年代不早於十二世紀，因為高麗的陶工是在十二世紀初期才開始使用硃石支釘窯具，而樣式最早最接近原型的A型碗，圈足內底即見四只硃石支釘痕（同圖1）。由於A型、B型以及介於其間的A1型印紋碗之燒造年代均在十二世紀，然而做為其模倣對象的宋代陶瓷之年代則在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前期以迄十二世紀初期。因此，高麗青瓷A1型、B型印花碗不會是A型印花碗的高麗化，而是十二世紀高麗陶工倣製了宋代不同時段陶瓷複數樣式的結果。此一現象的確認，可以給予我們兩個有意義的提示，其一，儘管本文所例舉宋瓷標本乃是分別來自耀州窯、登封窯和定窯甚至遼窯等複數瓷窯標本，但各窯陶工除紋樣細節之外，仍集中表現了超越區域的時代樣式。其二，至少就本文所例舉高麗青瓷印花牡丹纏枝花葉紋碗而言，其確實燒造年代要晚於有著相近樣式宋瓷之年代，特別是A型碗的實際燒造年代甚至與中國區域原型有百年以上的差距。因此目前學界不乏強調宋瓷瓷窯之區域樣式，動輒以宋代個別瓷窯標本與高麗青瓷進行比附的論調，並不符合事實。本文認為時代樣式理應得到更大的重視。

二、關於器形的省思——以所謂紙槌瓶為例

依據目前高麗青瓷的編年，韓半島在十二世紀前期燒製了青瓷紙槌瓶，李喜寬從口沿的造型特徵將之區分為兩類型，即平沿或略傾斜上揚的平口型（A

⑬ 李鐘孜著，片山まび譯，〈韓半島初期青磁の分類と編年〉，《東洋陶磁》，34（2004-05），頁87-113。

⑭ 張起熏，〈窯道具からみた韓国初期青磁窯跡の相對編年〉，收入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高麗陶磁の誕生》（大阪：大阪美術振興協會，2004），頁88-99。

型，圖17），以及盤口型（B型，圖18）。以上兩類型紙槌瓶均平底滿釉，但A型採硃石支釘燒，B型則是以白色耐火土墊燒而成，後者器身陰刻花卉；同氏認為A型應早於B型，而無論是A型還是B型，都是模倣自清涼寺汝窯紙槌瓶（圖19）。相對而言，鄭銀珍則依據B型釉色黃綠，傾向其應是較A型所見翡色青釉年代更早的作品。^⑮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兩件清宮傳世汝窯紙槌瓶之瓶口部位雖已殘缺（圖20），但可經由河南省寶豐清涼寺窯址出土的同類瓶式予以復原，而無論是清宮傳世或寶豐清涼寺窯址的汝窯紙槌瓶均呈平底造型，滿釉，底以五只支釘支燒而成。^⑯

清涼寺窯址之外，河南省汝州市張公巷窯亦見青瓷紙槌瓶，但瓶體下置圈足，除圈足著地處之外，餘施滿釉（圖21）；而承襲北宋（或徽宗）官窯制度的浙江省杭州老虎洞南宋修內司窯（圖22），乃至近年報導的所謂南宋餘姚官窯（圖23）的青瓷紙槌瓶也都帶圈足。

相較於上引十二至十三世紀中國區域生產的青釉紙槌瓶，江蘇省南京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長干寺真身塔地宮（圖24）、內蒙遼開泰七年（1018）陳國公主及其駙馬墓（圖25）或納奉於遼清寧四年（1058）的天津市薊縣獨樂寺塔基（圖26）等遺址，都出土了由伊斯蘭地區輸入的十一世紀初期玻璃紙槌瓶。^⑰ 上引伊斯蘭製玻璃紙槌瓶造型均呈平口、細直頸或由上往下弧度趨寬的直頸、折肩，肩以下置平底器身。從其相對年代和造型特徵而言，這些被供奉在寺廟或伴出於貴族墓葬的進口玻璃瓶正是中國陶瓷所模倣的對象，也就是中國區域陶瓷紙槌瓶的祖型。就此而言，在造型特徵上最近於祖型即伊斯蘭

⑮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特別展高麗青磁—ヒスイのきらめき》（大阪市：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2018），圖197。

⑯ 謝明良，〈院藏兩件汝窯紙槌瓶及相關問題〉，收入《陶瓷手記：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軌跡》（臺北：石頭出版，2008），頁3-15。

⑰ 玻璃紙槌瓶的年代和產地可參見：谷一尚，〈中国出土の单把手広口ガラス瓶—11世紀初頭におけるイスラム・ガラスの中国流入—〉，《岡山市オリエント美術館研究紀要》，7（1988），頁105；安家瑤，〈試探中國近年出土的伊斯蘭早期玻璃器〉，《考古》，1990年12期，頁1121。

玻璃瓶的陶瓷製品，應該就是清宮傳世或清涼寺窯址所見北宋期平底青瓷紙槌瓶（同圖19、20）。汝窯此一瓶式作為中國區域紙槌瓶的原型之一，隨時代推移至金代汝州張公巷窯（同圖21）或南宋杭州老虎洞窯（同圖22）而趨於中國化，成了帶圈足式樣的紙槌瓶。過去，學界曾對汝州張公巷的性質和年代有所爭議，^⑮ 但若就器形之原型和祖型的角度看來，張公巷帶圈足的紙槌瓶式之相對年代，一定要晚於清涼寺窯同類瓶。

相對於前引高麗青瓷印花牡丹纏枝葉紋碗是高麗陶工模倣宋瓷不同時段的製品，高麗A型紙槌瓶瓶式則近於做為中國區域陶瓷原型的汝窯標本，至於高麗B型紙槌瓶的器式及其施加陰刻紋飾的淵源出自，目前仍難遽下斷言，因其既有可能是高麗化的產物，也可能另有模倣的對象。

宋代青瓷之外，河北省定窯（圖27）、內蒙赤峰乾瓦窯（圖28）或廣東窯（圖29）亦燒造紙槌瓶式，此說明了紙槌瓶是其時流行的瓶式，是各區域陶工所追逐倣製的對象，但其和汝窯紙槌瓶的最大不同之處，是均裝置了圈足而趨中國化。

其中，北宋期廣東窯系青釉蓮瓣紋紙槌瓶之瓶式（同圖29），明顯異於清涼寺汝窯、張公巷窯、老虎洞窯或龍泉窯等由汝窯為原型輾轉演變而來的器式，故不排除其另有原型或祖型，另外，從瓶身刻劃的螭紋造型推測，臺灣國立歷史博物館藏帶圈足的定窯紙槌瓶（同圖27）的年代約在金代，宋人陸游《老學庵筆記》或葉寘《坦齋筆衡》都記載定窯一度和汝窯般為朝廷用器，因此本文也不排除定窯在北宋期亦存在如汝窯般之平底紙槌瓶原型。無論如何，江蘇省南京大中祥符四年（1011）長干寺出土的伊斯蘭玻璃紙槌瓶（同圖24）表明做為被模倣祖型的舶來紙槌瓶式不只一種，當然，其均無圈足裝置。由印尼海域打撈上岸的裝載有大量十世紀中後期越窯青瓷*Intan*（印坦）沉船（圖30）*Cirebon*（井里汶）沉船（圖31）亦見造型不盡相同的幾種伊斯蘭玻璃紙槌瓶式。如果以上的推論無誤，就再次表明陶工在追求時尚紙槌瓶式的時代氛圍之下，各區域陶工仍可就近自由地選擇想要模倣的祖型。另一方面，部分窯區

^⑮ 相關討論可參見：李喜寬，〈汝州張公巷窯的年代與性質問題探析〉，《故宮博物院院刊》，2013年3期，頁20-38。

如前引張公巷窯、老虎洞窯或龍泉窯的陶工，則是直接或間接地承襲來自汝窯原型的器式，並予中國化。個別瓷窯，如南宋龍泉窯青瓷盤口紙槌瓶常見在瓶頸部位加飾魚龍或鳳鳥形飾耳（圖32），故而整體造型和意象已和做為原型的汝窯或做為祖型的伊斯蘭紙槌瓶式大異其趣。

《宋史》、《宋會要輯稿》載大食、三佛齊（今蘇門答臘島〔Sumatra〕）進獻北宋的眼藥、棗、糖、核桃和薔薇水均是裝盛於玻璃瓶中，據此一說主張玻璃紙槌瓶即薔薇水瓶，也就是香水瓶。^{①⑨} 香水於佛典稱闍伽水，《大日經疏》載：「本尊等現前加被時，即應當稽首作禮奉闍伽水，此即香花之水」，因此也有認為前述塔基出土的玻璃紙槌瓶即是盛薔薇水的奉佛之物，^{②⑩} 不過若就考古出土實例而言，前引南京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長干寺真身塔地宮的伊斯蘭製玻璃紙槌瓶瓶內盛乳香。^{②⑪} 如果說，做為宋代陶瓷紙槌瓶祖型的伊斯蘭玻璃同式瓶是盛裝香水或乳香等的用器，那麼宋代陶瓷紙槌瓶之功能亦出現多元化的趨向，其中之一是如京都大德寺藏南宋《五百羅漢圖》所見狻猊香熏旁，置於黑漆小几上之紙槌瓶是為插花器，並且成對出現，成了中國式所謂「三供」（瓶、爐、燭台）的道具之一（圖33）；而日本室町時代（1336—1573）《宗清花伝書》立花圖（圖34）也採行了此一發生在中國區域的用途變更，同樣將之做為花器使用。

三、高麗青瓷和宋代「官樣」

高麗青瓷的造型或紋樣的淵源出自應該頗為多元，而高麗和宋的工藝品交流也很頻繁，如兩國交聘的二百年間（962—1164），由高麗遣使進奉（50餘回）和宋送使回賜（30餘回）所見工藝製品就包括了各式金、銀、玉、織品

^{①⑨} 由水常雄，《香水瓶 古代からアール・デコ・モードの時代まで》（東京：二玄社，1995），頁25-34。

^{②⑩} 揚之水，〈玻璃瓶與薔薇水〉，《文物天地》，2002年6期，頁58-62。

^{②⑪} 南京市考古研究所（祁海寧等），〈南京大報恩寺遺址塔基與地宮發掘簡報〉，《文物》，2015年5期，頁40。

和螺鈿漆器等。^{②②} 陶瓷器雖未載入官方文書，但韓半島高麗古墳或遺跡出土有宋代陶瓷一事並非新聞，除了學者專論之外，^{②③} 另有多冊大型圖錄或展覽圖錄收錄了一部分韓半島所出宋瓷標本。^{②④} 參酌現今窯址發掘資料，可以大致得知高麗遺跡宋瓷種類至少包括了北方定窯、耀州窯、磁州窯和南方景德鎮窯、建窯、龍泉窯、潮州窯以及窯址尚待確認的南方區域白瓷等製品。雖然還有待檢證，但可以設想，韓半島出土宋瓷以及做為宋朝或高麗朝外交饋禮的金銀器、織品、漆器，甚至可能另有通路之西亞玻璃器，都可能成為高麗青瓷製作時的參考對象。另外，我們也需留意高麗朝陶工可能曾透過中國的禮書來燒造祭器，如韓半島黃海道峰泉郡円山里青瓷窯址曾經出土帶有「淳化三年壬辰太廟第四室享器匠王公佶造」銘文的青瓷豆（圖35）即為一例。由於高麗朝太廟成立於第六代王成宗朝，據說其是依據甲子博士壬老成於成宗二年（983）由宋朝攜回的《太廟堂圖》建成於成宗十一年（992）。考慮到其同時攜回的還有《祭器圖》一卷，故不排除円山里窯址所出祭器標本之祖型是來自北宋的祭器；1980年代湖巖美術館發掘龍仁郡西里窯所出呈外方內圓和外圓內方並配置有龜紐蓋的祭器簋（圖36）和簋一事，也說明了十世紀中後期至十一世紀初期，韓半島禮器器式是來自聶崇義完成於北宋建隆三年（962）並獻呈太祖的《新定三禮圖》（圖37）。^{②⑤}

②② 池田溫，〈麗宋通文の一面—進奉、下賜品をめぐる—〉，收入《三上次男博士頌壽記念東洋史・考古學論集》（東京：三五堂，1979），頁23-53。不過，該文認為高麗進奉品中的「餅二隻」是陶瓷一事頗可疑。從整體文意看來，所進奉的兩隻瓶應是金器。

②③ 如野守健，〈高麗陶磁の研究〉（東京：清閑社，1944），頁66-85；崔淳雨，〈韓國出土の宋代陶磁〉，收入《世界陶磁全集》，12・宋（東京：小學館，1977），頁292-294；金允貞，〈高麗時代遺蹟出土宋代青白瓷의 현황과 특징〉，《야외고고학》，16（2013），頁91-119。

②④ 朝鮮總督府編，《朝鮮古蹟圖譜》，第八冊・高麗青瓷（朝鮮總督府，1928）；國立清州博物館，《韓國出土中國磁器特別展》（清州：國立清州博物館，1989）；國立大邱博物館，《우리 문화속의中國陶磁器》（大邱：國立大邱博物館，2004）；國立中央博物館，《국립중앙박물관 소장 중국도자》（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2007）。

②⑤ 南秀雄，〈円山里窯跡と開城周辺の青磁資料〉，《東洋陶磁》，22（1992-94），頁113-117；謝明良，〈記唐恭陵哀皇后墓出土的陶器〉，原載《故宮文物月刊》，279期（2006），後收入《中國陶瓷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7），頁172-189。

另一方面，以往也有學者嘗試將高麗青瓷所見造型、紋樣或裝飾技法逕與宋代瓷窯進行比較，並推測其間的影響關係。問題是，兩造瓷窯製品之比較，其前提應該是先要識別出高麗青瓷與某一宋代瓷窯製品之間獨特的紋樣特徵、裝飾技藝或造型細節，否則很容易淪為裝飾母題或器類的歸納分類，陷入以特定的區域樣式來任意概括、比附時代的流行器類和裝飾題材。^{②⑥}基於以上的認知並觀照目前的研究成果，則高麗青瓷所受中國瓷窯影響的案例，除了論及高麗青瓷器起源時經常被做為比較對象的浙江越窯青瓷之外，應該要以高麗中期（約十一世紀末至十三世紀中葉）亦即高麗青瓷全盛期製品及其與河南汝窯青瓷、河北定窯白瓷的關係最為明確，可以採信。

汝窯青瓷和定窯白瓷所曾給予高麗青瓷影響一事，是學界早已存在的議題。事實上，前引北宋宣和五年（1123）徐兢《高麗圖經》已提及高麗青瓷有的和「汝州新窯器大概相類」，並且認為高麗青瓷之「盃、碟、栴、甌、花瓶、湯淺，皆竊倣定器制度」，其不僅指出高麗青瓷和汝窯的相似性，^{②⑦}也觀察到高麗青瓷模倣定窯製品。^{②⑧}如果置換成本文「原型」、「祖型」的用語，則徐兢應該是同意北宋定窯就是其時高麗青瓷盃、碟等器式的祖型。另外，前數年李喜寬關於高麗青瓷和汝窯，^{②⑨}或金允貞高麗青瓷與定窯的論考，^{③⑩}則是

②⑥ 如吉良文男將黃海南道門山里二號窯等窯址出土的花形盤的器形淵源追溯自中國北方耀州窯同式標本（見同氏，〈高麗青磁史への一視點〉，收入《東洋陶磁史—その研究の現在—》〔東京：東洋陶磁學會，2002〕，頁252。）就本文原型和祖型的觀點而言，這類流行於中國南北許多瓷窯的時尚器式之祖型有較大可能來自金、銀等金屬器。

②⑦ 關於《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所載和高麗翡色青瓷相類的「汝州新瓷器」的窯別所指，可參見：謝明良，〈北宋官窯研究現狀的省思〉，收入《陶瓷手記2：亞洲視野下的中國陶瓷文化史》（臺北：石頭出版，2012），頁209。

②⑧ 關於《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載高麗青瓷模倣「定器制度」是 지정窯器式而非製作器物的規定法式一事，可參見：金允貞，〈12세기 고려청자에 보이는 宋・金代 定窯 자기의 영향과 의미〉，《야외고고학》，29（2017），頁39-70；以及李喜寬，〈고려청자와 「定器制度」〉，《陶藝研究》，26（2017），頁33-66。

②⑨ 李喜寬，〈高麗睿宗與北宋徽宗—十二世紀初期的高麗青瓷與汝窯、北宋官窯〉，《故宮學術季刊》，31卷1期（2013），頁65-115。

③⑩ 金允貞，〈12세기 고려청자에 보이는 宋・金代 定窯 자기의 영향과 의미〉，頁39-70；金允貞，〈12세기 고려청자 螭龍紋의 圖像의 특징과 연원〉，《미술사학》，35（2018.2），頁7-38。

以傳世和考古標本實證上引宋人徐兢的說法正確無誤。如前所述，高麗青瓷的造型和紋樣之外來要素應該頗為多元，不過本文以下則是側重於對高麗青瓷有著直接影響之宋代汝窯和定窯，試著梳理兩窯作品造型和紋樣特徵，進而參照宋代官方頒布之具有範式意義的《營造法式》等可稱之為「官樣」的圖像，檢討兩窯作品與宋代官樣的可能關聯，兼及官樣的性質，並評估高麗青瓷造型和紋飾的屬性和位階。

以往學者在比較高麗青瓷和清涼寺窯址出土標本的造型細部特徵時，經常列舉康津窯青瓷蓮花型薰爐（圖38），與清涼寺窯址出土同式標本（圖39）的借鑑模倣關係，指出兩者不僅器式相同，甚至連細部工法亦頗為相近，明示了高麗陶工兢兢業業地進行摹倣，以至於成品與來自中國的祖型維妙維肖。^①另一方面，從造型可輕易得知此式蓮花型薰爐是屬於帶蓋薰爐的爐身和座的部位，亦即薰爐下部部件，其上應還有蓋，而若參酌傳世的其他高麗青瓷或清涼寺出土標本，可以推測蓮花形爐身上方可能原配置有鴨形、獅形甚至龍形等象生爐蓋，也就是說各式象生香爐之爐身和座部位彼此並無二致，故同一形制的帶座爐身上方可任意搭配各種象生爐蓋。在此應予留意的是，其蓮花形爐身與《營造法式》「雕木作制度圖樣」（卷三十二）所見「鳳」、「獅子」的蓮荷形座極為相似（圖40）。由於《營造法式》是北宋將作少監李誠奉令編修並刊刻於崇寧二年（1103）的官式建築參考規範，故書中的圖樣是名符其實的官樣；這從該書〈石作制度〉所規定的「寶相華」、「海石榴華」等多種圖樣均體現在河南鞏義宋代歷朝帝后、皇親、功臣陵墓所謂宋陵石雕群一事，^②亦可得到必要的檢證。

被《高麗圖經》評定「最為精絕」的高麗青瓷是「上有蹲獸，下有仰蓮」的「狻猊」香爐。由於徐兢對其器形特徵做了些描述，因此學界得以據此對該型高麗獅形（狻猊）青瓷香爐（圖41）與宋代獅形蓋下置仰蓮爐身的爐式進行

① 如李喜寬，前引〈高麗睿宗與北宋徽宗——十二世紀初期的高麗青瓷與汝窯、北宋官窯〉，頁88-89及頁115，圖53-55。

② 張廣立，〈宋陵石雕紋飾與《營造法式》的「石作制度」〉，收入中國考古學研究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考古學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紀念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頁254-280。

比對。^{③③}除了繪畫圖像之外(圖42),宋代燒造有此型香爐的窯場,至少包括了清涼寺汝窯青瓷、浙江越窯青瓷,景德鎮青白瓷,以及窯口尚待確認的瑞典 Carl Kempe藏白瓷或中國安徽省北宋元祐二年(1087)吳正臣夫婦墓出土的鉛綠釉製品(圖43)。^{③④}儘管宋代複數瓷窯均燒造有獅形香爐,但似以清涼寺汝窯製品包含爐身和座等細部裝飾在內(圖44),幾乎完全契合《營造法式》「雕木作制度圖樣」(卷三十二)的「師子」(圖45)造型特徵,而韓半島的獅形香薰則是以清涼寺汝窯為祖型的模倣(圖41、46),^{③⑤}兩者的圖像淵源均屬《營造法式》所訂定的範式。換言之,相對於清涼寺汝窯陶工是以官方頒示的圖像範本亦步亦趨地加以摹製,宋代其他瓷窯於細節略有出入之相近造型製品若非另有祖型,則有可能是陶工依據口傳或曾經見聞之印象中的圖像來進行製作。另外,寶豐清涼寺窯址出土標本(圖47)和高麗青瓷(圖48)也可見到與《營造法式》(卷三十二)「坐龍」(同圖45右)造型相近、母題相同的青瓷薰蓋,此再次透露北宋官樣對於寶豐清涼寺汝窯等宋代瓷窯的影響,以及後者之於高麗青瓷的啟發。

要指出高麗青瓷圖像裝飾與《營造法式》的共通之處可以有幾種觀察的方式,除了獅、鳳或薰爐器具等顯而易見的圖像之外,其以幾何形布局組合裝飾畫面或以連續式變形圖案做為主副裝飾的手法,都可以追索到《營造法式》的圖樣,其案例極多,以下只擇要列舉數例。如青瓷白堆鐵繪菊紋盒盒面(圖49)、青瓷象嵌菊紋盒盒面(圖50)的四弧或六弧幾何形布局就分別見於《營造法式》「挑白毬文格眼」(圖51)(卷三十二)和「簇六填花毬文」(圖52)(卷二十三)。有趣的是《營造法式》的「毬文」,真的是和當時流行的

③③ 謝明良,〈院藏兩件汝窯紙槌瓶及相關問題〉,頁8。國立中央博物館,《마음을 담은 그릇, 신안 香爐》(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2008),頁81。

③④ 獅形薰爐與《高麗圖經》及《營造法式》同類圖像的比對,可參見:謝明良,〈高麗青瓷紋樣和造型的省思—從「原型」、「祖型」的角度〉,收入《Ceramics: A Reflection of Asian Culture》(도자기로 보는 아시아 문화),리앤윈 국제학술강연회 논문집 2009-2018 (Lee & Won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Seoul: Lee & Won Foundation, 2018),頁615。

③⑤ 高麗青瓷和清涼寺窯址獅形薰爐造型比對,可參見:李喜寬,前引〈고려청자와「定器制度」〉,頁55-57。

繡球外觀一致，如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著名的北宋朝定窯劃花孩兒枕，天真稚氣的男孩不但穿著與《營造法式》「毬文格眼」造型一致的背心（圖53a），其以左手為枕，右手更是提拿著帶有結帶的毬（圖53b）。其次，青瓷化妝箱箱體龜甲鏤空飾（圖54）與《營造法式》之「龜背」（圖55）（卷三十二）；青瓷化妝箱箱蓋和箱體之以往被稱為唐草文的鏤空飾（圖56）與《營造法式》之「龍牙蕙草」（圖57）（卷三十三）亦為其例。從後者之「龍牙蕙草」不僅見於浙江寺龍口越窯址或河南寶豐清涼寺汝窯窯址薰爐爐蓋鏤空飾（圖58），亦見於杭州老虎洞南宋官窯套爐或套瓶鏤空標本（圖59），可知迄南宋官窯仍承襲著舊京時所訂定的官樣紋飾。尤應留意的是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北宋徽宗《池塘秋晚圖》全卷用紙為研花粉箋，箋紙飾紋即「龍牙蕙草」（圖60）。與此相對的，北宋北方磁州窯類型梅瓶則在瓶肩飾雙鈎「龍牙蕙草」，同時在瓶身飾球紋（圖61），是民間瓷窯陶工結合兩種官樣圖案的時髦製品。

獅形香薰之外，清涼寺遺址也出土了鴨形香薰（圖62），從造型看來，其蹠足式蓮瓣爐身上方似亦可置獅形薰蓋。北宋著名詞人李清照（1084—1155）《漱玉詞》載：「玉鴨薰爐閒瑞腦」（〈浣溪紗〉），可知鴨形香薰也是此一時期受到歡迎的薰香具，除了奈良能滿院藏《羅漢圖》所見看似青銅製的鴨薰（圖63）之外，北方定窯白瓷（圖64）、耀州窯青瓷（圖65）、南方景德鎮青白瓷（圖66），或韓半島高麗青瓷均見陶瓷鴨薰（圖67）。應予留意的是，《營造法式》所見的「鴛鴦」，係立於綻開蓮花的蓮蓬之上，蓮花下方置荷葉形座（同圖40），其裝飾構造近於清涼寺製品（同圖62）。另外，北方定窯亦見鴨形香薰，鴨身連結蓮蓬薰蓋，爐身飾多層仰蓮，下置覆蓮瓣飾多方形台座，其仰覆蓮多方形台座之造型（同圖64）與《營造法式》「望柱頭獅子」極為類似（同圖45）。

看來，除了清涼寺製品之外，定窯白瓷也頗契合《營造法式》所規範的官樣特徵。事實上，文獻如南宋陸游《老學庵筆記》或《宋會要稿》都記河北省定窯白瓷曾經燒瓷進貢朝廷，而河南省鞏義市北宋咸平三年（1000）宋太宗趙光義妃、真宗趙恆生母元德李后陵也出土了陰刻龍紋的精質越窯青瓷，以及三十餘件有的飾有鳳紋且於器底刻「官」字的定窯白瓷，而目前所見定窯白瓷當中，也可見到刻記有「尚食局」、「尚藥局」等朝廷機構名稱，以及皇子專

屬的「東宮」字銘殘器，^{③⑥}此均說明定窯白瓷製品當中應該包括官樣製品。另外，高麗陶工不僅模倣定窯白瓷「尚藥局」白瓷器式燒造陰刻「尚藥局」字銘的青瓷蓋盒，^{③⑦}個別作品亦見陰刻「官」款，^{③⑧}雖然「官」字款並非定窯專利，但所見以定窯製品居絕大多數。^{③⑨}尤可留意的是高麗青瓷所見「花」字銘（圖68）亦見於宋金期定窯製品（圖69）。後者「花」字銘極為少見，但可見於吉林省敦化市雙勝村元代白瓷標本。^{④⑩}

河北省定窯窯址（澗磁嶺B區）曾出土所謂「夔龍文香爐」殘片（圖70），^{④⑪}其於細回紋地上飾寬體夔龍的裝飾意匠正和韓國中央博物館或日本大阪東洋陶磁美術館藏高麗青瓷「夔龍紋香爐」一致（圖71）。^{④⑫}後者乃是以弦紋將鼎身分為上、下兩段，並以垂直出戟將各段間隔出六個區塊，上段部位各區塊均以細回紋為地，上飾兩只寬體夔龍。定窯和高麗青瓷鼎爐的類似性，不由得讓人再次想起《高麗圖經》所提到的高麗翡色青瓷「皆竊倣定器制度」（卷三〈陶尊〉條）的記事。就是由於兩者在紋樣和造型上的類似性，使得我們甚至可借由上引高麗青瓷的器式來做為復原定窯窯址出土夔龍紋殘片原來器形的參考依據。設若以此假想復原，則該定窯夔龍紋殘片可能亦帶雙耳，爐身下置三蔥管式足；爐身分六區塊，各區塊飾二隻夔龍，整體計有十二隻夔龍飾。應予留意的是，這樣的紋樣布局和造型又和北宋徽宗敕編《宣和博古圖》

③⑥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定窯・優雅なる白の世界—窯址發掘成果展》（神奈川縣：株式會社アサヒワールド，2013），頁152-156，圖31-33。

③⑦ 鄭銀珍，〈定窯と高麗青磁—「尚藥局」銘高麗青磁盒をめぐる〉，收入前引《定窯・優雅なる白の世界—窯址發掘成果展》，頁243-245。

③⑧ 鄭良謨等，《高麗陶瓷銘文》（首爾市：國立中央博物館，1992），頁42，圖32。

③⑨ 謝明良，〈有關「官」和「新官」款白瓷官字涵義的幾個問題〉，原載《故宮學術季刊》，5卷2期（1987），收入《中國陶瓷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7），頁79-118。

④⑩ 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王星中等），〈吉林省敦化市雙勝村元代窖藏〉，《邊疆考古研究》，第7輯（2008），彩版13之3。

④⑪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定窯・優雅なる白の世界—窯址發掘成果展》，頁142，圖6；秦大樹等，〈定窯澗磁嶺窯區發展階段初探〉，《考古》，2014年3期，頁91，圖18。

④⑫ 林屋晴三編，《安宅コレクション東洋陶磁名品圖錄》，高麗編（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1980），圖132。

所載錄的「周圓腹饗餐鼎」（圖72）相近。此一事象不僅透露出高麗青瓷不僅可見《營造法式》的官樣元素，其還包括了做為金石圖錄之《宣和博古圖》所載錄的器式。^{④③}

另一個有趣的相關案例是現藏韓國中央博物館的一件相對年代在十二世紀的高麗青瓷方鼎（圖73）。許雅惠已經觀察到該方鼎器表模印獸面紋，獸面之上為夔紋帶，外底另有一組刻劃銘文，上有亞形族徽，下方的文字符號不夠清晰（圖73b），無論如何，其在器形比例、紋樣細節都近於河南安陽出土的商代晚期方鼎（圖74），更重要的是，該青瓷方鼎和《宣和博古圖》載錄的「商召夫鼎」不僅器形、花紋一致，就連銘文外觀也形似，只是筆劃細節比較含糊（圖75）。^{④④} 許雅惠另指出由於成書於徽宗末年卷冊龐大的《宣和博古圖》於當時混亂的政局中未必鏤版印行，目前可確知的鏤版時間是在南宋紹興（1131—1162）年間，其次，設若陶工是直接抄摹自圖錄，其所做出的主體紋飾將會顯得扁平，而缺乏空間感，因此推測該器形比例和紋樣細節均掌握得宜的高麗青瓷方鼎，可能是參考了類似的青銅器或倣古銅器而製成的，而其獲得地點可能就在南宋都城杭州一帶。^{④⑤} 不過如前所述，高麗青瓷除了摹倣汝瓷之外，其在器形、紋樣甚至銘文款識等各方面亦曾以定窯為祖型進行倣製，特別是前引定窯夔龍紋標本和高麗青瓷三足鼎的相似性也說明了高麗青瓷的倣古器式當中，有的是以定窯倣古器式為中介進行倣燒的，而定窯倣古器式則有可能曾參考《宣和博古圖》，甚至呂大臨（1046—1092）《考古圖》或業已散佚之劉敞（1019—1068）《先秦古器圖》等宋代金石古器圖譜，因此我認為上引高麗青瓷方鼎有較大可能也是借由宋代倣古陶瓷所進行的倣製。與此同時，我們

④③ 謝明良，〈定窯筭記—項元汴藏樽式爐、王鏞藏瓦紋簋和乾隆皇帝藏定窯瓶子〉，原載《故宮文物月刊》，377期（2014），補訂後收入《陶瓷手記3：陶瓷史的地平與想像》（臺北：石頭出版，2015），頁80-81。

④④ 許雅惠，〈宋代復古銅器風之域外傳播初探—以十二至十五世紀的韓國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2期（2012），頁115及頁148，圖4。

④⑤ 許雅惠，同前引〈宋代復古銅器風之域外傳播初探—以十二至十五世紀的韓國為例〉，頁116及頁131-132；許雅惠，〈《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的版印特點與流傳〉，《古今論衡》，18期（2008），頁76-96。

也需理解以陶瓷倣燒《宣和博古圖》等古代器式的原因當然不只一種，其中許多瓷窯此類製品在性質上只是屬於為因應社會慕古風氣而製作的時尚產物，其也不是定窯的專利，如河南清涼寺等窯址曾出土此類倣銅器的素燒標本。^{④⑥}另一方面，浙江省杭州建蘭中學體育館工地這一被推測是南宋時期雄武營、樞密院等官方設施遺址也採集到高麗象嵌青瓷和底鈐「作寶彝」（圖76）、「太叔作鼎」（圖77）等印銘的南宋官窯青瓷殘片，^{④⑦}其不僅均可與《宣和博古圖》載錄的古銅器相對應，就連銘文的排列和字形也和圖錄揭示的拓本完全一致（圖78）。尤可注意的是可確認的幾件「太叔作鼎」器底殘件三足之間，各有一道隱起整體連成三角形意圖模倣銅器鑄造範線的凸稜，考慮到《宣和博古圖》並未圖示銅器範線，故可推測南宋官窯的陶工或是依據實體銅器來進行倣製的。因此，除了定窯、汝窯之外，不排除高麗青瓷也曾以南宋官窯倣古器式為祖型進行倣製。個人認為，本文這樣的看法以及前引許雅惠主張高麗青瓷方鼎（同圖73）有可能是倣燒得自杭州青銅或倣古銅器的說法，應可提供今後檢證高麗青瓷與南宋工藝祖型的有益線索。無論如何，南宋時期的倣古銅器式迄郊壇下官窯仍持續燒造。^{④⑧}

四、做為時尚標幟的「官樣」

中國古代文獻有許多關於「樣」的記載，如唐代張彥遠（815—907）《歷代名畫記》所見做為建築圖樣的「白馬寺寶台樣」（〈惠賢傳〉），或器具圖樣的「器物樣」（〈僧迦佛陀傳〉）。此處的「樣」有格式、原圖或標準圖樣的意涵，而「造樣」、「立樣」、「起樣」即製作格式、原圖之謂。^{④⑨}各樣當

④⑥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汝窯和張公巷窯出土瓷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頁67。

④⑦ 蔡乃武，《昆山片玉 中國陶瓷文化巡禮》（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2015），頁112-117參見。

④⑧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南宋官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頁43，圖36之3、4及彩版5。

④⑨ 長廣敏雄著，鄧惠伯譯，〈什麼是美術樣式〉，《美術研究》，1980年4期，頁61。

中有由官方立樣的官樣，如《唐六典》「其造弓矢長刀，官為立樣，乃題工人姓名，然後聽鬻之，諸器物如之」（卷二十〈太府寺·京都諸市令〉），也有由民間巧匠起樣進呈者，如《全唐詩》「大女身為織錦戶，名在縣官供進簿，長頭起樣呈作官」（王建〈織錦曲〉）。^{⑤①}到了宋代，還規定由文思院所打造金銀器需赴三司「定樣」進呈交納，以為爾後「依原初式樣大小如法盡料製」（《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二之三八）的憑據；在陶瓷器方面，紹興元年（1131）令越州製造匏尊陶器也曾「依現今竹木祭器樣燒造」。^{⑤②}至於宋人莊季裕《雞肋篇》載宣和中龍泉窯青瓷曾應「禁廷製樣需索」則又是眾人耳熟能詳的記事了。

試圖指明宋代定窯曾製作官樣瓷並非難事，除了前引考古出土帶有朝廷機構銘記的標本之外，宣和七年（1125）詔令罷減「中山府甌中樣矮足裏撥盤龍湯盞一十隻」（《宋會要輯稿》〈崇儒〉七之六〇），就直接記明了定窯曾燒造龍紋湯盞進貢內廷。^{⑤③}而與本文論旨直接相關的是，定窯窯址澗磁嶺B區出土的北宋早期白瓷長方盒，該盒身兩側所刻劃的牡丹（圖79）以及前引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白瓷梅瓶瓶身的同式牡丹花（同圖9）均和《營造法式》（卷三十三）之「牡丹華」（圖80）大體一致。不僅如此，其牡丹的造形以及在花瓣以複線勾勒輪廓的做法則又酷似高麗青瓷印花A式碗的牡丹花（同圖1）。結合前述高麗青瓷獅形香薰與清涼寺汝窯標本和《營造法式》圖樣的類似性，就再次提示了十二世紀高麗青瓷的宋代官樣要素。

由徽宗敕編的金石圖錄《宣和博古圖》所載錄的部分青銅器也被朝廷視為合乎古代的樣制而頒令依樣製作陶禮器，如紹興十五年（1145）「圓壇正配位尊壘並豆，並豆並係陶器，犧尊、象尊、壺尊各二十四，豆一百二十並蓋，簠簋各二十四副，已上《博古圖》該載制度，於紹興十三年已行燒造外，內有未

⑤① 宮蘭和禧，〈唐代における地方での貢獻物の調達状況〉，《九州共立大學紀要》，第19卷1號（1985），頁23-24及頁27。

⑤② 蔡玫芬，〈官府與官樣—淺論影響宋代瓷器發展的官方要素〉，收入《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頁327。另外，關於陶瓷「官樣」銘的討論可參見：謝明良，〈有關「官」和「新官」款白瓷官字涵義的幾個問題〉，頁94-96。

⑤③ 徐松，《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崇儒七之六〇。

應《博古圖》樣制，今討論合行改造」（《中興禮書》卷九）。其實物可參見前引杭州建蘭中學工地出土南宋官窯標本（同圖76、77）。因此，若說前引韓國中央博物館之器式和銘文均和《宣和博古圖》「商召夫鼎」相似的高麗青瓷方鼎（同圖72）亦屬廣義的「官樣」，或許也不為過？

其實，就筆者個人而言，討論宋瓷官樣另有一直接且重要的線索，那就是幾件北宋早期帶有「永」字刻銘的越窯青瓷。這類製品釉色精純，製作極為講究，例如英國大維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⑤③} 或歐洲某私人藏的越窯青瓷雙鳳紋盤（圖81），^{⑤④} 均薄胎，施滿釉，外壁浮雕仰蓮瓣，盤內底施細線雙鳳，外底心於施釉前陰刻「永」字，以泥點支燒燒成，整體品相堪稱高逸。問題是「永」字到底有何意涵？其是否和官樣有涉？為了釐清這個問題，請讀者容許筆者援引過往拙文，做一說明。即：分布於河南鞏縣西村、芝田、孝義和回郭鎮的北宋帝陵，是北宋除了徽宗趙佶、欽宗趙恒被金兵俘虜客死五國城（今黑龍江依蘭縣）之外，其餘七個帝王以及趙匡胤父趙弘殷所謂「七帝八陵」的葬地，再加上附葬於塋區的后妃、皇族或功臣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陵墓群，而所有陵墓，包括前引出土越窯青瓷的太宗元德李后的永熙陵在內，均以「永」字起頭命名，甚至於金人將崩於異鄉的徽宗梓宮送還南宋王朝葬於會稽上亭鄉，陵名亦曰「永」，結合宋代開國皇帝趙匡胤之父趙弘殷原稱「安陵」，至真宗時亦更名為「永安陵」一事，不難推知「永」字在宋代皇室中的重要而特殊的地位。^{⑤⑤} 因此，個人始終深信「永」字款越窯青瓷所見刻花紋樣應該就是名符其實的「官樣」。基於這樣的認知，以下擬結合窯址出土「永」款標本上的其他圖紋，試著呈現北宋前期的官樣紋飾。

⑤③ R. L. Hobson, *A Catalogue of Chinese and Porcelain in the Collection of Sir Percival David* (London: The Stourton Press, 1934), p. 39.

⑤④ 小山富士夫，〈支那青磁考（一）〉，《陶器講座》，2（東京：雄山閣，1935），頁18，圖5。

⑤⑤ 謝明良，〈臺灣海域發現的越窯系青瓷及相關問題〉，原載《臺灣史研究》，11卷2期（2005），後收入《貿易陶瓷與文化史》（臺北：允晨文化，2005），頁298；以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北宋皇陵》（鄭州市：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頁6-8及頁10。

窯址出土標本包括陳萬里^{⑤⑥}和日本根津美術館於浙江省越窯上林湖窯區的採集品，^{⑤⑦}以及後來考古單位發掘上林湖窯^{⑤⑧}和寺龍口窯^{⑤⑨}所得標本。另外，前引北京遼韓佚夫婦墓（997—1011年）也出土了底刻「永」字陰刻人物的越窯青瓷注壺（圖82）。就「永」款越窯青瓷的刻劃花紋樣而言，計有蓮瓣、波濤、龍、鳳、人物和鸚鵡等，汗顏的是筆者既無法從蓮瓣或波濤紋的細節判讀出其等級屬性，同時也未能掌握有確切官方要素的人物和鸚鵡等可以和「永」款標本同類圖紋進行比對的圖像資料，故而目前只能將檢討的對象限縮在龍和鳳。「永」款龍紋見於上林湖窯址標本，造型呈張口、雙角、三爪、頭朝前方奔走的蟠龍（圖83），其整體和仁宗永昭陵望柱所刻雲龍（圖84）、《營造法式》浮雕「纏柱雲龍」（圖85）（卷二十九）或定窯龍紋（圖86）有共通處，也和高麗青瓷龍紋相近（圖87）。「永」款鳳紋既見於前述大衛德爵士藏品（同圖81），也曾見於上林湖窯址標本（圖88），另《營造法式》〈雕木作制度圖樣〉立於蓮花台座上的「鳳」（同圖40右下）（卷三十二）或角石浮雕的「盤鳳」（圖89）（卷九十二）亦可為參考。高麗青瓷雙鳳紋例可見於全羅南道沙堂里23號窯出土標本（圖90）。除了帶有官方要素的龍紋和鳳紋圖像之外，南宋胡仔《漁隱叢話》記載太宗於太平興國二年（977）遣使造建安北苑茶，「取像於龍鳳，以別庶飲，由此入貢」，^{⑥⑩}也明示了龍鳳紋入宋以後地位大為提昇，且為皇室所壟斷，而北宋王洙等奉敕撰的《地理新書》則又透露出其被皇室壟斷的原由所在。該書〈五姓所屬篇〉記述了所謂「五音姓利」，即將人的姓氏區分成宮、商、角、徵、羽等五音，再分別對應到陰陽五行的土、金、木、火、水，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帝王趙姓，是屬於角音，而「東方木、

⑤⑥ 陳萬里，《越器圖錄》（上海：中華書局，1937），圖40。

⑤⑦ 根津美術館編，《唐磁》（東京：根津美術館，1988），頁64，圖25、頁113，圖1以及頁109，圖87之25的說明。

⑤⑧ 慈溪市博物館編，《上林湖越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頁210，圖98之8、頁211，圖98之1、2、3、4、6、7以及頁207「附錄一」。

⑤⑨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寺龍口越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頁368。

⑥⑩ 胡仔，《漁隱叢話》後集，卷11（四庫全書，冊148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頁453。

其氣生，其音角，其虫蒼龍」(〈五行定位篇〉)，^{⑥1} 這就明確地說明了龍是趙姓皇室的守護神，而鳳也成了帝后的象徵。與此相關的是，宋代民間工藝品中雖亦頻見龍鳳紋飾，但龍頭上均無雙角，且多呈龍首朝下的降龍姿態，極少見龍首向上龍尾朝下的昇龍，而前引「永」款龍紋龍頭均置雙角，此說明了對於宋代天子而言，與其說是龍的爪數，其更在意的是龍頭上的雙角。^{⑥2} 另外，上林湖窯址「永」款龍紋標本，龍頭和前肢之間飾珠(同圖83)，龐樸認為龍戲珠到了宋代得以復興的原因，在於太祖趙匡胤起於宋城(河南省商丘縣南)，建都大火下，宋為火正，於是恢復大火之祀於商丘，以關伯配食，由於珠即火，所以宋代以前龍有珠者罕見，宋以後無珠者寥若晨星，^{⑥3} 雖然晚唐期如黑石號沉船白釉綠彩標本亦屢見龍戲珠的圖像，但整體而言，宋代「永」款標本所見龍和珠匹配圖像似乎也道出了其和皇權的內在連繫。

除了象徵天子的雙角五爪龍紋等少數圖樣之外，宋代官樣往往做為一種時尚的圖紋風行民間。就此而言，本文也同意蔡玫芬援引陸游《老學庵筆記》所載「紹興間復古殿造御墨，其文樣由禁中降出，云為米友仁侍郎所畫」，是官方委由畫家摹模宮廷紋樣做為製作御墨時的樣稿，再降樣製作用品的說法。^{⑥4} 其實，民間獲得官樣的管道應該頗為多元，除了特定形姿的龍鳳紋樣之外，複製其他官頒紋樣並不違背法令，故而既可從坊間流通的畫稿或印刷品獲得資訊，甚至可親赴現場摹模官方建築上形形色色的裝飾紋樣。另外，宋人熊克《中興小記》曾援引朱勝非《閒居錄》記載，北宋哲宗紹聖年間(1094—1098)「宮掖造禁纈，有匠者姓孟，獻新樣兩大蝴蝶相對，繚以結帶曰『孟家蟬』」。(顧吉辰等點校本，卷五)據此可知，今日俗稱的對蝶紋當中可能就包括由孟姓匠人設計的「孟家蟬」。儘管從考古標本可知，頭部相向呈展翅造

⑥1 王洙，《地理新書》(金明昌抄本，臺北：集文書局，1985)，頁46。另外，最早指出這點的人可能是宿白，參見宿白，《白沙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57)，頁86。另可參見楊寬，《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臺北：谷風出版社，1987)，頁59。

⑥2 宮崎市定，〈二角五爪龍について〉，石田博士古稀記念事業會，《石田博士頌壽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東洋文庫，1965)，頁472。

⑥3 龐樸，〈火曆鉤沉〉，《中國文化》，創刊號(1979)，頁17-18。

⑥4 蔡玫芬，前引〈官府與官樣—淺論影響宋代瓷器發展的官方因素〉，頁335註(44)。

型的對蝶紋早已見於唐代工藝品，而北宋「太平戊寅」（978）銘越窯青瓷所見對蝶紋（圖91）的年代也要早於十一世紀末的「孟家蟬」，不過宋代宮廷的對蝶新樣染纈顯然頗受好評，而宋代陶瓷、銀器甚至花箋紙等民間工藝品則更是樂於使用對蝶圖像，以致形成風潮，^{⑥5}甚至影響到十一世紀高麗青瓷的裝飾，如全羅南道康津郡沙堂里第23號窯就出土了不止一式的對蝶紋標本（圖92）。^{⑥6}換言之，宋代工藝品上的對蝶紋即高麗青瓷對蝶紋的祖型。

結語

十二世紀是高麗青瓷的高峰期，這個世紀的高麗陶工倣燒了年代可早自十世紀末，晚迄十二世紀等不同時段的中國陶瓷，也就是以新舊參雜的中國陶瓷為祖型進行了模倣。除了前述印劃花紋飾之外，在造型方面也可觀察到類似的現象。比如說，十二世紀的高麗青瓷碗碗口既見切割成五花式者（圖93），亦見呈六花的作品（圖94），而此一看來不甚起眼的造型特徵，其實正是高麗陶工以不同時段的中國陶瓷為祖型來進行倣燒的結果，因為在中國區域，五花式碗盤是晚唐至北宋初，亦即十世紀的流行樣式，^{⑥7}之後，除了個別特例之外，五花式口基本消失，而為六花式口所取代。六花式口陶瓷碗盤類最早見於十世紀第4個四半期，^{⑥8}但迄十一世紀才開始流行（同圖88），成為之後宋元時期花

⑥5 謝明良，〈略談對蝶紋〉，原載《故宮文物月刊》，260期（2004），增刪後收入《陶瓷手記：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軌跡》，頁135。另外，宋代箋紙對蝶紋可參見：何炎泉主編，《宋代花箋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7），頁58-59，圖4，蔡襄〈致通理當世屯田尺牘〉。

⑥6 高麗青瓷博物館編，《강진 사당리 고려청자》（康津：高麗青瓷博物館，2016），頁42，圖29。相關討論見：李喜寬，〈고려시기의 越窯風 雙蝶紋・雙鳳紋青瓷과 관련된 몇 가지 문제〉，《야외고고학》，第28號（2017.3），頁45，圖8~10。

⑥7 矢部良明，〈晚唐五代の陶磁にみる五輪花の流行〉，《MUSEUM：東京國立博物館美術誌》，300號（1976），頁21-33。

⑥8 就個人見聞所及，時代最早的紀年六花口盤見於河北省定縣北宋太平興國二年（977）靜志寺塔塔基出土的定窯製品。值得一提的是，靜志寺塔塔基出土的同一器式的定窯白瓷盤，既有呈五花，也有呈六花者，說明了此時正是五花口過渡到六花口的轉型期，但六花口碗盤要到十一世紀才流行。

口碗盤的主流。一個極為有趣的相關案例是，晚迄十三世紀的高麗青瓷盤仍可見到此一可稱之為古典造型的五花式裝飾（圖95），不僅如此，其口沿另塗施一周欲圖模擬金屬邊釦的鐵料褐彩，而在中國區域口沿施加褐彩的陶瓷製品則集中見於南宋時期（1127—1279）。^{⑥9}就此而言，上引湖巖美術館藏口沿一周褐彩的十三世紀高麗青瓷五花口盤，既顯現了晚唐迄北宋初期即十世紀的古典盤式，卻又反映了南宋流行的繪彩邊飾，也就是將不同時代的裝飾要素體現在同一件作品當中。

就如徐兢《高麗圖經》的主張，高麗青瓷和汝窯及定窯頗為相近，也曾以定窯製品為祖型進行倣製，而無論從文獻記載、傳世遺物抑或是考古出土標本，均顯示汝窯及定窯與宮廷用器息息相關，亦即在造型或紋樣等方面均包含了許多可稱之為「官樣」的宮廷裝飾要素。一個值得留意的現象是，汝窯雖以所謂水仙盆這一器形最廣為人知（圖96），然而水仙盆式不僅見於南宋郊壇下官窯（圖97）或老虎洞官窯青瓷，^{⑦0}就連定窯白瓷水仙盆標本也不止一次地流入市面（圖98、99），^{⑦1}考慮到高麗陶工對於宋代陶瓷器式的模倣傾向，特別是心儀汝窯和定窯等官樣製品，設若推測高麗陶工曾燒造青瓷水仙盆恐怕也不為過？

無論如何，筆者想再次提示，宋代「官樣」的來源多元，其至少包括了唐代裝飾要素的承襲，和來自外國工藝品的啟發，以及宋人自行開發的新樣式，而《營造法式》所見諸多圖繪則可視為是宋代部分官樣的集成。唐代以來的傳統裝飾要素，如陝西省西安唐乾符三年（876）曹氏墓出土的滑石獅形香薰（圖100），應即宋代此類薰爐的前驅，而伊朗玻璃紙槌瓶式（同圖24~26）則是北宋汝窯紙槌瓶的祖型一事已如前述。尤應一提的是，前引《營造法式》「毬

^{⑥9} 謝明良，〈金銀釦陶瓷及其有關問題〉，原載《故宮文物月刊》，38期（1986），改訂後收入前引《陶瓷手記：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軌跡》，頁172-173。

^{⑦0} 小林仁，〈北宋汝窯青磁水仙盆に関する考察〉，收入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集，《特別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北宋汝窯青磁水仙盆》（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2016），頁144。

^{⑦1} 定窯白瓷水仙殘片流入網拍市場，最近的紙本介紹可參見：路杰，〈新發現的定窯橢圓形四足水仙盆標本〉，《文物天地》，2019年1期，頁100-101。

文」不僅見於日本正倉院藏唐代夾纈薄絹上的圖案（圖101），以及晚唐九世紀長沙窯枕面彩繪（圖102），也可追溯至中亞塔吉克斯五至八世紀粟特人聚居的片治肯特城（Pendjikent）的建築壁畫裝飾（圖103），^{⑦②}此再次說明宋代官樣來源多元，也包括早在唐代已由外國傳入的異國圖案。另外，由於部分定窯的印花紋樣自初現以來即顯得繁縟且成熟，因此一說主張是直接摹倣自定州緯絲的說法，^{⑦③}於今日仍然可信，其和內廷染纈兩大蝴蝶相對的「新樣」對蝶紋，再次表明宋代各材質手工藝作品之間共通的時代樣式，也可以說是官方和民間均喜用的時尚紋樣。

附記：

本文初稿曾在2018年9月29日，以〈高麗青瓷紋樣和造型的省思—從「原型」、「祖型」的角度（고려청자 문양과 조형에 대한 재고 — 「原型」, 「祖型」의 관점에서）〉為名，於韓國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公開宣讀，後收入《Ceramics: A Reflection of Asian Culture（도자기로 보는 아시아 문화）》，리앤원 국제학술강연회 논문집 2009-2018（Lee & Won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Seoul: Lee & Won Foundation, 2018）。承蒙Lee & Won基金會以及高麗大學方炳善教授邀請與會，謹致謝意。此次文稿對初稿進行了大幅度的增刪，特別是增列了第3、4段並重寫結語。完稿階段另承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鄭銀珍女士教示拙文所援用作品之年代有誤，現已予抽換（圖38a、46、67）。特此說明並致謝忱。

（責任編輯：陳卉秀）

⑦② 馬爾夏克（Boris Marshak）著，毛銘譯，《突厥人、粟特人與娜娜女神》（桂林市：漓江出版社，2016），頁21-49。

⑦③ 馮先銘，《定窯》，中國陶瓷全集9（京都：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美乃美，1981），頁164。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王洙

《地理新書》，金明昌抄本，臺北：集文書局，1985。

王黼等

《重修宣和博古圖》，收入《四庫全書》，冊84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中華再造善本·金元編·史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

李誠

《營造法式》，北京：中國書店，2006。

胡仔

《漁隱叢話》後集，收入《四庫全書》，冊148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徐松

《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

聶崇義

《新訂三禮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近人論著

馬爾夏克著，毛銘譯

2016 《突厥人、粟特人與娜娜女神》，桂林：漓江出版社。

Marshak, Boris; Mao, Ming, trans.

2016 *The Turks, the Sogdians & Goddess Nana*, Guilin: Lijiang chubanshe.

Medley, Margaret

1982 《東洋陶磁》，7・ディウィッド財團コレクション，東京：講談社。

Medley, Margaret

1982 *Tōyō tōji* (Oriental Ceramics), vol. 7, Sir Percival David Collection, Tokyo: Kodansha.

上原真人

1978 〈古代末期における瓦生産体制の變革〉，《古代研究》，13-14，頁1-110。

Uehara, Mahito

1978 “Kodai makki ni okeru kawara seisan taisei no henkaku (Changes in the Production System for Tiles in Late Antiquity),” *Kodai kenkyū* (Study of Antiquity), no. 13-14, pp. 1-110.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

1992 《高麗青磁への誘い》，大阪：大阪市美術振興協會。

- 2004 《高麗青磁の誕生—初期高麗青磁とその展開—》，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
- 2013 《定窯・優雅なる白の世界—窯址發掘成果展》，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
- 2016 《特別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北宋汝窯青磁水仙盆》，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
- 2018 《特別展「高麗青磁—ヒスイのきらめき」》，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
- The Museum of Oriental Ceramics, Osaka, ed.
- 1992 *An Introduction to Koryo Celadon*, Osaka: Osaka shi Bijutsu Shinkō Kyōkai (Osaka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Art).
- 2004 *The Birth of Goryeo Celadon, Early Goryeo Celadon & Its Development*, Osaka: The Museum of Oriental Ceramics, Osaka.
- 2013 *Ding Ware: The World of White Elegance: Recent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Osaka: The Museum of Oriental Ceramics, Osaka.
- 2016 *Special Exhibition: "Northern Song Ru ware Narcissus Basins: Treasured Masterpieces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Osaka: The Museum of Oriental Ceramics, Osaka.
- 2018 *Sparkles of Jade: Goryeo Celadon*, Osaka: The Museum of Oriental Ceramics, Osaka.
- 大阪市立美術館編
- 1978 《隋唐の美術》，東京：平凡社。
- Osaka City Museum of Fine Arts, ed.
- 1978 *Zui tō no bijutsu (Art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okyo: Heibonsha.
- 小山富士夫
- 1935 〈支那青磁考（一）〉，《陶器講座》，2，東京：雄山閣，頁1-54。
- Koyama, Fujio
- 1935 "Shina seiji kō, yi (A Study on Chinese Celadon, Part 1)," *Tōki kōza (Lectures on Ceramics)*, vol. 2, Tokyo: Yuzankaku, pp. 1-54.
- 小林仁
- 2016 〈北宋汝窯青磁水仙盆に関する考察〉，收入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集，《特別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北宋汝窯青磁水仙盆》，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頁138-151。
- Kobayashi, Hitoshi
- 2016 "Kita sō joyōseiji suisenbon ni kansuru kōsatsu (A Study on a Narcissus Basin with Celadon Blaze from Ru Kiln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n The Museum of Oriental Ceramics, Osaka, ed., *Special Exhibition: "Northern Song Ru ware Narcissus Basins: Treasured Masterpieces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Osaka: The Museum of Oriental Ceramics, Osaka, pp. 138-151.
- 中國考古學研究編委會
- 1986 《中國考古學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紀念論文集》，二，北京：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kaoguxue yanjiu bianweihui (Editorial Board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Archaeology)

1986 *Zhongguo kaoguxue yanjiu: Xia Nai xiansheng kaogu wushi nian jinian lunwenji* (Research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 Collection of Essays in Commemoration of Prof. Xia Nai's Fifty-Year Career in Archaeology), vol. 2., Beijing: Science Press.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

1996 《南宋官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t al.

1996 *Southern Song Governmental Porcelain Workshop*, Beijing: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

2001 《偃師杏園唐墓》，北京：科學出版社。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d.

2001 *The Tang Tombs in Yanshi Xingyuan*, Beijing: Science Press.

中國硅酸鹽學會編

1982 《中國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

The Chinese Ceramic Society, ed.

1982 *Zhongguo taoci shi* (A History of Chinese Ceramics),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中野徹

1978 〈金工〉，收入大阪市立美術館編，《隋唐の美術》，東京：平凡社，頁192-205。

Nakano, Toru

1978 “Kinkō (Metalwork),” in Osaka City Museum of Fine Arts, ed., *Zui tō no bijutsu* (Art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okyo: Heibonsha, pp. 192-205.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孫建華等）

2002 〈巴林右旗床金溝5號遼墓發掘報告〉，《文物》，3期，頁51-64。

Inner Mongolian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Jian-hua Sun, et al.)

2002 “Balin youqi chuangjingou wu hao liaomu fajue baogao (The Excavation of Liao Tomb M5 at Chuangjingou Village in Bairin Right Banner, Inner Mongolia),” *Cultural Relics*, no. 3, pp. 51-64.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1993 《遼陳國公主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Inner Mongolian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et al.

1993 *Tomb of the Princess of State Chen*,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天津市歷史博物館考古隊等（紀烈敏）

1989 〈天津薊縣獨樂寺塔〉，《考古學報》，1期，頁83-119。

The Archaeological Team of the Tianjin Municipal Museum of History, et al. (Lie-min Ji)

1989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Stupa of the Dulesi Temple in Jixian, Tianjin,” *Acta Archaeologica Sinica*, no. 1, pp. 83-119.

文化財廳、國立海洋遺物展示館

2006 《新安船 The Shinan Wreck》，木浦：文化財廳、國立海洋遺物展示館。

Cultural Heritage Administration and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of Korea

2006 *The Shinan Wreck*, Mokpo: Cultural Heritage Administration and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of Korea.

北京市文物工作隊（黃秀純等）

1984 〈遼韓佚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3期，頁361-381。

The Archaeological Team of Beijing (Xiu-chun Huang, et al.)

1984 “Excavation of Han Yi’s Tomb of the Liao Dynasty,” *Acta Archaeologia Sinica*, no. 3, pp. 361-381.

正倉院事務所編

1964 《正倉院宝物：染織〈下〉》，東京：朝日新聞社。

Shōsōin Office, ed.

1964 *Textiles in the Shōsōin*, vol. 2, Tokyo: The Asahi Shimbun Company.

田邊勝美、前田耕作編

1999 《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15・中央アジア，東京：小學館。

Tanabe, Katsumi, and Kosaku Maeda, eds.

1999 *New History of World Art*, Tōyō hen (Eastern Series), vol. 15, Central Asia, Tokyo: Shogakukan.

由水常雄

1995 《香水瓶 古代からアール・デコ モードの時代まで》，東京：二玄社。

Yoshimizu, Tsuneo

1995 *Les Flacons de la Séduction*, Tokyo: Nigensha.

申鉉碯等

1987 《龍仁西里高麗白磁窯發掘調查報告書 I》，湖巖美術館研究叢書第1輯，首爾：三星美術文化財團。

Yi, Chong-sŏn, et al.

1987 *Yongin Sŏ-ri Koryŏ paekchayo: palgul chosa pogosŏ* (Koryŏ White Porcelain Kiln Site), vol. 1, Ho-Am Art Museum Research Series, no. 1, Seoul: Samsung Foundation of Culture.

白鶴美術館

1989 《白鶴美術館名品選》，神戸：白鶴美術館。

Hakutsuru Fine Art Museum

1989 *Hakutsuru bijutsukan meihinsen* (Selected Works from Hakutsuru Fine Art Museum), Kobe: Hakutsuru Fine Art Museum.

矢部良明

1976 〈晚唐五代の陶磁にみる五輪花の流行〉，《MUSEUM：東京國立博物館美術誌》，300號，頁21-33。

Yabe, Yoshiaki

- 1976 “Godai no tōji ni miru gorinka no ryūkō (Popularization of the Five-Petal Flower Design in Ceramics of the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Museum: The Bimonthly Magazine of the Tokyo National Museum*, no. 300, pp. 21-33.

伊野近富

- 1989 〈原型、模倣型による平安京以後の土器様相〉,《中近世土器の基礎研究》, V , 頁123-132。
- 1992 〈原型として貿易陶磁とその模倣型について〉,《貿易陶磁研究》, 12期, 頁1-8。

Ino, Chikatomi

- 1989 “Genkei, mohōgata ni yoru Heian-kyō igo no doki yōsō (Prototypes and Imitations of Earthenware after Heian-kyō),” *Chū kinsei doki no kiso kenkyū* (Basic Research o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arthenware), no. 5, pp. 123-132.
- 1992 “Genkei to shite bōekitōji to sono mohōgata ni tsuite (Trade Ceramics as Prototype and Its Imitations),” *Trade Ceramics Studies*, no. 12, pp. 1-8.

伊藤郁太郎編

- 1989 《シカゴ美術館・中国美術名品展》, 大阪: 大阪市美術振興協會等。
- 1999 《優艶の色・質樸のかたち—李秉昌コレクション韓国陶磁の美—》, 大阪: 大阪市美術振興協會。

Ito, Ikutaro, ed.

- 1989 *Masterpieces of Chinese Arts from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Osaka: Osaka shi Bijutsu Shinkō Kyōkai (Osaka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Art).
- 1999 *Color of Elegance, Form of Simplicity: The Beauty of Korean Ceramics from the Rhee Byung-Chang Collection*, Osaka: Osaka shi Bijutsu Shinkō Kyōkai (Osaka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Art).

吉良文男

- 2002 〈高麗青磁史への一視点〉, 收入《東洋陶磁史—その研究の現在—》, 東京: 東洋陶磁學會, 頁247-254。
- 2004 〈朝鮮半島の初期的青磁—高台の形狀を中心に—〉, 收入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 《高麗青磁の誕生—初期高麗青磁とその展開—》, 大阪: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 頁1-8。

Kira, Fumio

- 2002 “Kōrai seiiji shi e no ichi shiten (A Glance at the History of Goryeo Celadon),” in *History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Traditions: The Miscellany of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Japan Society of Oriental Ceramic Studies*, Tokyo: Japan Society of Oriental Ceramic Studies, pp. 247-254.
- 2004 “Chōsen hantō no shoki teki seiiji: kōdai no keijō o chūshin ni (Early Celadon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Centering on the Shapes of Foot Rings),” in *The Museum of Oriental*

- Ceramics, Osaka, ed., *The Birth of Goryeo Celadon, Early Goryeo Celadon & Its Development*, Osaka: The Museum of Oriental Ceramics, Osaka, pp. 1-8.
- 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王星中等）
2008 〈吉林省敦化市雙勝村元代窖藏〉，《邊疆考古研究》，第7輯，頁438-445。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Frontier Archaeology (RCCFA) of Jilin University (Xing-zhong Wang, et al.)
2008 “Yuan Period Porcelain Hoard in Shuang-sheng, Dunhua, Jilin Province,” *Research of China's Frontier Archaeology*, no. 7, pp. 438-445.
- 安家瑤
1990 〈試探中國近年出土的伊斯蘭早期玻璃器〉，《考古》，12期，頁1116-1126。
- An, Jia-yao
1990 “Shitan zhongguo jinnian chutu de yisilan zaoqi boliqi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Early Islamic Glass Unearthed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Archaeology*, no. 12, pp. 1116-1126.
- 池田溫
1979 〈麗宋通交の一面—進奉、下賜品をめぐる—〉，收入三上次男博士頌壽記念編集委員會編，《東洋史・考古學論集：三上次男博士頌壽記念》，東京：三五堂，頁23-53。
- Ikeda, On
1979 Rai Sō tsūkō no ichimen: shinpō kashi-hin o megutte (An Aspect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Koryo and the Song Dynasty: Tributes and Imperial Gifts), in Editorial Board for the Collected Essays in Honor of Dr. Tsugio Mikami's Birthday, ed., *Tōyō-shi kōkogaku ronshū: Mikami Tsugio hakushi shōju kinen* (Collected Essays on Oriental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in Honor of Dr. Tsugio Mikami's Birthday), Tokyo: Sangodo, pp. 23-53.
- 何炎泉主編
2017 《宋代花箋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 He, Yan-chiuan, ed.
2017 *A Special Exhibition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on Song Dynasty Decorated Paper*,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 妙濟浩、薛增福
1984 〈河北曲陽北鎮發現定窯瓷器〉，《文物》，5期，頁86-88。
- Miao, Ji-hao, and Zeng-fu Xue
1984 “Hebei quyang beizhen faxian dingyao ciqu (Ding Porcelain Uncovered in Beizhen, Quyang, Hebei),” *Cultural Relics*, no. 5, pp. 86-88.
- 尾野善裕
1992 〈モデルとコピーの視点からみた古瀬戸と中国陶磁〉，《貿易陶磁研究》，12期，頁69-81。

Ono, Yoshihiro

- 1992 “Moderu to kopī no shiten kara mita Koseto to Chūgoku tōji (Ceramics of Old Seto and China: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odel and Copy),” *Trade Ceramics Studies*, no. 12, pp. 69-81.

李剛

- 2005 〈越窯撫談〉,《東方博物》, 54期, 頁46-55。

Li, Gang

- 2005 “Yueyao zhitan (A Random Discussion on Yue Ware),” *Cultural Relics of the East*, no. 54, pp. 46-55.

李喜寬

- 2013 〈汝州張公巷窯的年代與性質問題探析〉,《故宮博物院院刊》, 3期, 頁20-38。
2013 〈高麗睿宗與北宋徽宗—十二世紀初期的高麗青瓷與汝窯、北宋官窯〉,《故宮學術季刊》, 31卷1期, 頁65-115。
2017 〈고려시기의 越窯風 雙蝶紋・雙鳳紋靑瓷과 관련된 몇 가지 문제〉,《야외고고학》, 第28號, 頁37-67。
2017 〈고려청자와 “定器制度”〉,《陶藝研究》, 26, 頁33-66。

Lee, Hee-gwan

- 2013 “A Probe into the Date and Status of Zhanggongxiang Kiln in Rouzhou,” *Palace Museum Journal*, no. 3, pp. 20-38.
2013 “Emperors Yejong of Goryeo and Huizong of the Northern Song: Ru and Northern Song Official Wares and Goryeo Celadon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vol. 31, no. 1, pp. 65-115.
2017 “Several Issues Related to the Goryeo Celadons with the Yue Ware (越窯) -Type Design of Two Butterflies or Two Phoenixes: The New Aspects of the Early Goryeo Celad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Yue Ware,” *The Journal of Korean Field Archaeology*, no. 28, pp. 37-67.
2017 “Goryeo Celadon and ‘Dingqi zhidu,’” *Study of Ceramic Art*, no. 26, pp. 33-66.

李鍾玟

- 2016 〈중국 출토 고려청자의 유형과 의미〉,《미술사연구》, 第31號, 頁59-84。

Lee, Jong-min

- 2016 “A Study on the Type and Meaning of the Excavated Goryeo Celadon in China,” *Misulsa Yeongu*, no. 31, pp. 59-84.

李鍾玟著, 片山まび譯

- 2004-05 〈韓半島初期靑磁の分類と編年〉,《東洋陶磁》, 34, 頁87-113。

Lee, Jong-min; Katayama, Mabi, trans.

- 2004-05 “Kan hantō shoki seiji no bunrui to hennen (Classification and Chronology of Early Celadon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Oriental Ceramic*, no. 34, pp. 87-113.

杜正賢主編

2002 《杭州老虎洞窯址瓷器精選》，北京：文物出版社。

Du, Zheng-xian, ed.

2002 *Hangzhou Laohudong yaozhi ciqi jingxuan* (Selected Porcelain from the Tiger Cave Kiln in Hangzhou),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谷一尚

1988 〈中国出土の 把手広口ガラス瓶—11世紀初頭におけるイスラム・ガラスの中国流入—〉，《岡山市オリエント美術館研究紀要》，7，頁97-108。

Taniichi, Takashi

1988 “Islamic Glass Vessels Recently Excavated in China,” *Bulletin of the Okayama Orient Museum*, vol. 7, pp. 97-108.

赤沼多佳

1996 《花入・水指》，東京：株式會社主婦の友社。

Akanuma, Taka

1996 *Hanaire mizusashi* (Vase and Water Jug), Tokyo: Shufunotomo Co., Ltd..

京都國立博物館

1987 《京都國立博物館藏品圖版目錄：陶磁・金工編》，京都：便利堂。

Kyoto National Museum

1987 *Illustrated Catalogues of Kyoto National Museum: Ceramics and Metal Works*, Kyoto: Benrido.

孟耀虎

2005 〈山西介休窯出土的宋金時期印花模範〉，《文物》，5期，頁37-53。

Meng, Yao-hu

2005 “Shanxi jiexiuyao chutu de songjin shiqi yinhua mofan (Pattern Molds for Song and Jin Ceramics Unearthed in the Jiexiu Kiln, Shanxi),” *Cultural Relics*, no. 5, pp. 37-53.

東京國立博物館等

2012 《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橫河民輔コレクション中國陶磁名品選》，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

Tokyo National Museum, et al.

2012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Tokyo National Museum: Masterpieces of 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Yokogawa Tamisuke Collection*, Tokyo: Tokyo National Museum.

林屋晴三監修

1992 《中国名陶展：中国陶磁2000年の精華》，東京：日本テレビ放送網。

Hayashiya, Seizō, et al.

1992 *Chūgoku meitouten: Chūgoku tōji 2000 nen no seika* (An Exhibition of Famous Chinese Ceramics: The Essence of the 2000 Years of Chinese Ceramics), Tokyo: Nippon Terebi Hōsōmō.

林屋晴三編

1980 《安宅コレクション東洋陶磁名品圖錄》，高麗編，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

Hayashiya, Seizō, ed.

1980 *Masterpieces of Chinese and Korean Ceramics in the Ataka Collection*, vol. 2 Korea Koryo Dynasty, Tokyo: Nikkei Inc.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

1997 《北宋皇陵》，鄭州市：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8 《寶豐清涼寺汝窯》，鄭州市：大象出版社。

2009 《汝窯和張公巷窯出土瓷器》，北京：科學出版社。

Hena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Archaeology, ed.

1997 *The Imperial Tombs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Zhengzhou: Zhongzho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8 *Ru yao at Qingliangsi in Baofeng*, Zhengzhou: Elephant Press.

2009 *Ceramic Art Unearthed from the Ru Kiln Site and Zhanggongxiang Kiln Site*, Beijing: Science Press.

金允貞

2013 〈高麗時代遺蹟出土宋代青白瓷의 현황과 특징〉,《야외고고학》, 16, 頁91-119。

2017 〈12세기 고려청자에 보이는 宋・金代 定窯 자기의 영향과 의미〉,《야외고고학》, 29, 頁39-70。

2018 〈12세기 고려청자 螭龍紋의 圖像的 특징과 연원〉,《미술사학》, 35, 頁7-38。

Kim, Yun-jeong

2013 “The Current Stat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ng Dynasty Qingbai Wares Unearthed from Goryeo Sites,” *The Journal of Korean Field Archaeology*, no. 16, pp. 91-119.

2017 “The Significance and Influence of Song・Jin Dynasty Ding Ware (定窯) on 12th Century Goryeo Celadon,” *The Journal of Korean Field Archaeology*, no. 29, pp. 39-70.

2018 “The Origin and Iconography of the Chilong Design Found on 12th Century Goryeo Celadon,” *Art History*, no. 35, pp. 7-38.

長沙窯課題組編

1996 《長沙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Zhangsha Kiln Research Group, ed.

1996 *Zhangshayao* (Zhangsha Kiln), Beijing: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長谷部樂爾

1977 《高麗の青磁》，陶磁大系29，東京：平凡社。

Hasebe, Gakuji

1977 *Kōrai no seiji* (Goryeo Celadon), Tōji taiki (Compendium of Ceramics) 29, Tokyo: Heibonsha.

長谷部樂爾監修；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朝日新聞社文化企画局大阪企画部編

1999 《宋磁：神品とよばれたやきもの》，大阪：朝日新聞社。

Hasebe, Gakuji, et al.; The Museum of Oriental Ceramics, Osaka, and The Asahi Shimbun Company Cultural Planning Division, Osaka, eds.

1999 *Song Ceramics*, Osaka: The Asahi Shimbun Company.

長廣敏雄著，鄧惠伯譯

1980 〈什麼是美術樣式〉，《美術研究》，4期，頁61-63。

Nagahiro, Toshio; Deng, Hui-bo, trans.

1980 “Shime shi meishu yangshi (What is Art Form?),” *Art Research*, no. 4, pp. 61-63.

南秀雄

1992-94 〈円山里窯跡と開城周辺の青磁資料〉，《東洋陶磁》，22期，頁105-120。

Minami, Hideo

1992-94 “The Wonsan-ri Kiln Site and Celadons Unearthed in and around Kaesong,” *Oriental Ceramic*, no. 22, pp. 105-120.

南京市考古研究所（祁海寧等）

2015 〈南京大報恩寺遺址塔基與地宮發掘簡報〉，《文物》，5期，頁4-52。

Nanjing Municip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Hai-ning Qi, et al.)

2015 “The Excavation of the Pagoda Foundation and Underground Palace of the Grand Bao’ en Temple in Nanjing,” *Cultural Relics*, no. 5, pp. 4-52.

孫新民等編

2009 《北宋汝官窯與汝州張公巷窯珍賞》，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Sun, Xin-min, et al., eds.

2009 *The Ru and Porcelain Kiln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the Appreciation of Porcelain from Zhanggongxiang yao in Ruzhou*, Beijing: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宮崎市定

1965 〈二角五爪龍について〉，收入石田博士古稀記念事業會編，《石田博士頌壽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東洋文庫，頁469-481。

Miyazaki, Ichisada

1965 “Ni-kaku go-tsume ryū ni tsuite (About the Two-Horned Five-Clawed Dragons),” in Ishida hakushi koki kinen jigyōkai (Committee for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70th Birthday of Dr. Ishida), ed., *Ishida hakushi shōju kinen Tōyō shi ronsō* (Collected Essays on Oriental History in Honor of Dr. Ishida’s Birthday), Tokyo: Toyo Bunko, pp. 469-481.

宮園和禧

1985 〈唐代における地方での貢献物の調達状況〉，《九州共立大學紀要》，19卷1號，頁17-27。

Miyazono, Kazuki

1985 “Tōdai ni okeru chihō de no kōkenmono no chōtatsu jōkyō (Procurement of Local Tributes in the Tang Dynasty),” *Journal of Kyushu Kyoritsu University*, vol. 19, no. 1, pp. 17-27.

座右寶刊行會編

1955 《世界陶磁全集》，10・宋遼篇，東京：河出書房。

1978 《世界陶磁全集》，18・高麗，東京：小學館。

Zauhō Kankōkai, ed.

1955 *Sekai tōji zenshū* (Ceramic Art of the World), vol. 10, Song and Liao Dynasties, Tokyo: Kawade Shobo.

1978 *Sekai tōji zenshū* (Ceramic Art of the World), vol. 18, Goryeo Dynasty, Tokyo: Shogakukan.

根津美術館編

1988 《唐磁》，東京：根津美術館。

Nezu Museum, ed.

1988 *Tang Pottery and Porcelain*, Tokyo: Nezu Museum.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

2002 《寺龍口越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

Zhejiang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et al., eds.

2002 *The Yuezhou Kiln Site at Silongkou*,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秦大樹等

2013 〈定窯的歷史地位及考古發掘新收穫〉，收入《定窯・優雅なる白の世界—窯址發掘成果展》，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頁27-67。

2014 〈定窯潤磁窯區發展階段初探〉，《考古》，3期，頁82-97。

Qin, Da-shu, et al.

2013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Ding Ware and New Discoveries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in *Ding Ware: The World of White Elegance: Recent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Osaka: The Museum of Oriental Ceramics, Osaka, pp. 27-67.

2014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the Ding Kiln Site at Jianciling,” *Archaeology*, no. 3, pp. 82-97.

茶道資料館編

2017 《仏教儀礼と茶：仙薬からはじまった》，京都：茶道資料館。

Chado Research Center Galleries, ed.

2017 *Buddhist Ceremonial Tea*, Kyoto: Chadō shiryōkan.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

1998 《宋代耀州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

Shaanx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et al.

1998 *Song dai yaozhou yaozhi* (The Yaozhou Kiln Site of the Song Dynasty),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高麗青瓷博物館編

2016 《강진 사당리 고려청자》，康津：高麗青瓷博物館。

Goryeo Celadon Museum, ed.

2016 *Goryeo Celadon of Sadang Ri Kiln Site*, Gangjin, Gangjin: Goryeo Celadon Museum.

國立大邱博物館

2004 《우리 문화속의中國陶磁器》，大邱：國立大邱博物館。

Daegu National Museum

2004 *Chinese Ceramics in Korean Culture*, Daegu: Daegu National Museum.

國立中央博物館

2007 《국립중앙박물관 소장 중국도자》，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

2008 《마음을 담은 그릇, 신안 香爐》，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2007 *Chinese Ceramics 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Seoul: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2008 *A Vessel for the Soul, Sinan Incense Burners*, Seoul: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國立中央博物館編

1989 《高麗青磁名品特別展》，首爾：通川文化社。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ed.

1989 *Koryo Celadon Masterpieces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Seoul: Tongchon munhwasa.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

1973 《故宮宋瓷圖錄》，汝窯、官窯、鈞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ed.

1973 *Gugong songci tulu: Ruyao, guanyao, junyao*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Song Dynasty Porcelain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u Ware, Guan Ware, and Jun Ware),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

1987 《定窯白瓷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Editorial Board, ed.

1987 *Catalogue of the Special Exhibition of Ting Ware White Porcelain*,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國立清州博物館

1989 《韓國出土中國磁器特別展》，清州：國立清州博物館。

Cheongju National Museum

1989 *Speci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Ceramics Excavated in Korea*, Cheongju: Cheongju National Museum.

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

1998 《陶磁器の文化史》，千葉縣：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振興會。

National Museum of Japanese History

1998 *Cultural History of Ceramic Ware*, Chiba: Foundation for Museums of Japanese History.

宿白

1957 《白沙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Su, Bai

- 1957 *Baisha song mu*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Three Sung Dynasty Tombs Excavated at Pai-Sha),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崔淳雨

- 1977 〈韓國出土の宋代陶磁〉，收入《世界陶磁全集》，12・宋，東京：小學館，頁292-294。

Choi, Soon-u

- 1977 “Kankoku shutsudo no suka tōji (Song Ceramics Unearthed in Korea),” in *Sekai tōji zenshū* (Ceramic Art of the World), vol. 12, Song Dynasty, Tokyo: Shogakukan, pp. 292-294.

張柏主編

- 2008 《中國出土瓷器全集》，3・河北，北京：科學出版社。

Zhang, Bo, ed.

- 2008 *Complete Collection of Ceramic Art Unearthed in China*, vol. 3, Hebei, Beijing: Science Press.

張起熏

- 2004 〈窯道具からみた韓国初期青磁窯跡の相対編年〉，收入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高麗陶磁の誕生—初期高麗青磁とその展開—》，大阪：大阪市美術振興協會，頁88-99。

Jang, Ki-hoon

- 2004 “Kama dōgu kara mita Kankoku shoki seiji yōseki no sōtai hennen (A Kiln Tool-Based Relative Chronology of Early Goryeo Celadon Kiln Sites),” in The Museum of Oriental Ceramics, Osaka, ed. *The Birth of Goryeo Celadon, Early Goryeo Celadon & Its Development*, Osaka: Osaka shi Bijutsu Shinkō Kyōkai (Osaka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Art), pp. 88-99.

張廣立

- 1986 〈宋陵石雕紋飾與《營造法式》的「石作制度」〉，收入中國考古學研究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考古學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紀念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頁254-280。

Zhang, Guang-li

- 1986 “The Decorations on the Carved Stones of Song Mausoleums and the ‘Masonry Regulations’ in the Manual of Architecture,” in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China, e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China: A Collection of Paper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Fiftieth Year of Prof. Xia Nai’s Work in Archaeology*,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pp. 254-280.

清雅集古

- 2016 《尋香—清雅集古2016年唐宋香具展》，杭州：清雅集古。

Qingya jigu

2016 *Xunxiang: Qingya jigu 2016 nian tang song xiangju zhan* (In Search of Fragrance: 2016 Exhibition of Tang and Song Incense Utensils from Qingya Guji), Hangzhou: Qingya jigu.

許雅惠

2008 〈《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的版印特點與流傳〉，《古今論衡》，18期，頁75-96。

2012 〈宋代復古銅器風之域外傳播初探—以十二至十五世紀的韓國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2期，頁103-170, 318。

Hsu, Ya-hwei

2008 “Transmission of the Woodblocks of the *Xuanhe bogu tu*: A Comparison of the Imprints of the Yuan-Dynasty Edition,” *Disquisitions on the Past & Present*, no. 18, pp. 75-96.

2012 “Revival of Antiquity Outside China?—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Archaistic Style” in Sino-Korean Artifacts from the Twelfth to the Fifteenth Century,” *TAIDA Journal of Art History*, no. 32, pp. 103-170, 318.

野守健

1944 《高麗陶磁の研究》，東京：清閑社。

Nomori, Ken

1944 *Kōrai tōji no kenkyū* (A Study on Goryeo Ceramics), Tokyo: Seikansha.

陳萬里

1937 《越器圖錄》，上海：中華書局。

Chen, Wan-li

1937 *Yueqi tulu* (An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Yue Ware), Shanghai: Zhonghua Book Company.

傑西卡·羅森 (Jessica Rawson) 撰，呂成龍譯

1986 〈中國銀器和瓷器的關係（公元600-1400年）—藝術史和工藝方面的若干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4期，頁32-36。

Rawson, Jessica; Lu, Cheng-long, trans.

1986 “Zhongguo yinqi he ciqi de guanxi (gongyuan 600-1400 nian): yishushi he gongyi fangmian de ruogan wenti (The Relationship of Chinese Silver and Porcelain (AD 600-1400): Some Historical and Technological Questions),” *Palace Museum Journal*, no. 4, pp. 32-36.

傑西卡·羅森 (Jessica Rawson) 撰，鄭善萍譯

2002 〈中國銀器對瓷器發展的影響〉，收入傑西卡·羅森 (Jessica Rawson) 撰，孫心菲等譯，《中國古代的藝術與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258-278。

Rawson, Jessica; Zheng, Shan-ping, trans.

2002 “Zhongguo yinqi dui ciqi fazhan de yingxiang (Chinese Silver and Its Influence in Porcelain Development),” in Jessica Rawson; Xin-fei Sun, et al., trans., *Zhongguo gudai de yishu yu wenhua* (Art and Culture in Ancient China),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p. 258-278.

楊之水

2002 〈玻璃瓶與薔薇水〉，《文物天地》，6期，頁58-62。

2014 《香識》，香港：香港中和出版。

Yang, Zhi-shui

2002 “Boli ping yu qiangwei shui (Glassware and Rose Water),” *Cultural Relics World*, no. 6, pp. 58-62.

2014 *Xiang Shi* (Perfumes in the Know), Hong Kong: Hong Kong Open Page.

朝鮮總督府編

1928 《朝鮮古蹟圖譜》，第八冊・高麗青瓷，朝鮮總督府。

Government-General of Chosŏn, ed.

1928 *Chōsen koseki zufu* (Album of Ancient Sites and Monuments of Joseon), vol. 8, Goryeo Celadon, Government-General of Chosŏn.

馮先銘

1981 《定窯》，中國陶瓷全集9，京都：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美乃美。

Feng, Xian-ming

1981 *Ding yao* (Ding Ware), *Zhongguo taoci quanji* (The Complete Works of Chinese Ceramics) 9, Kyoto: Shanghai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Binobi.

慈溪市博物館編

2002 《上林湖越窯》，北京：文物出版社。

CiXi Museum, ed.

2002 *Shanglinhu yueyao* (Shanglin Lake Yue Kilns),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楊寬

1987 《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臺北：谷風出版社。

Yang, Kuan

1987 *Zhongguo gudai lingqin zhidushi yanjiu*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Regulations Concerning Mausoleums in Ancient China), Taipei: Gufeng Press.

路杰

2019 〈新發現的定窯橢圓形四足水仙盆標本〉，《文物天地》，1期，頁100-101。

Lu, Jie

2019 “Xin faxian de dingyao duoyuanxing sizu shuixianpen biaoben (Samples of a Newly Discovered Oval Narcissus Basin with Four Feet from the Ding Kilns),” *Cultural Relics World*, no. 1, pp. 100-101.

蔡乃武

2015 《昆山片玉 中國陶瓷文化巡禮》，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

Cai, Nai-wu

2015 *Jade-Like Porcelain: A Pilgrimage to Chinese Ceramic Culture*, Hangzhou: Zhejiang Photographic Press.

蔡玫芬

- 2000 〈官府與官樣—淺論影響宋代瓷器發展的官方要素〉，收入《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頁321-337。

Tsai, Mei-fen

- 2000 “Government and Official Style: 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Influence of Governme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Sung Ceramics,” in *China at the Inception of the Second Millennium: Art and Culture of the Sung Dynasty, 960-1279*,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pp. 321-337.

蔡玫芬主編

- 2014 《定州花瓷：院藏定窯系白瓷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Tsai, Mei-fen, ed.

- 2014 *Decorated Porcelains of Dingzhou: White Ding Ware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鄭良謨著，李炳瓚譯

- 1992-94 〈千支銘を通して見た高麗後期象嵌青磁の編年〉，《東洋陶磁》，22，頁19-31。

Chung, Yang-mo; Lee, Byong-chan, trans.

- 1992-94 “A Chronological View of Later Koryo Inlaid Celadon Based on Sexagenary Cycle Year-Marks,” *Oriental Ceramic*, no. 22, pp. 19-31.

鄭良謨等

- 1992 《高麗陶瓷銘文》，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

Chung, Yang-mo, et al.

- 1992 *Inscriptions in the Koryŏ Celadons*, Seoul: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鄭良謨編

- 1978 〈碗、鉢による高麗陶磁編年〉，收入座右寶刊行會編，《世界陶磁全集》，18・高麗，東京：小學館，頁234-242。

Chung, Yang-mo, ed.

- 1978 “Wan hachi ni yoru Kōrai tōji hennen (A Bowl-Based Chronology of Goryeo Ceramics),” in Zauhō Kankōkai, ed., *Sekai tōji zenshū* (Ceramic Art of the World), vol. 18, Goryeo Dynasty, Tokyo: Shogakukan, pp. 234-242.

鄭銀珍

- 2013 〈定窯と高麗青磁—「尚藥局」銘高麗青磁盒をめぐる〉，收入前引《定窯・優雅な白の世界—窯址發掘成果展》，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頁243-245。

Jung, Eun-jin

- 2013 “Ding Ware and Goryeo Celadon: Study on the Goryeo Celadon Covered Box with the Inscription Shang Yao Ju (The Department in Charge of Medicine for the Imperial Household),” in *Ding Ware: The World of White Elegance: Recent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Osaka: The Museum of Oriental Ceramics, Osaka., pp. 243-245.

盧連成

- 1996 〈中國青銅時代金屬加工工藝—打鍛、錘揲法考察〉，《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3輯，頁3-10。

Lu, Lian-cheng

- 1996 “Zhongguo qingtong shidai jinshu jiagong gongyi: daduan, chuidie fa kaocha (The Craft of Metalworking in Bronze Age China: A Study on Forging and Hammering),” *National Museum of the Shaanxi History*, no. 3, pp. 3-10.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萬雄飛等)

- 2005 〈阜新遼蕭和墓發掘簡報〉，《文物》，1期，頁33-50。

Liaoning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Xiong-fei Wan, et al.)

- 2005 “Excavation of Xiao He’s Tomb of the Liao Dynasty at Fuxin in Liaoning,” *Cultural Relics*, no. 1, pp. 33-50.

謝明良

- 1987 〈定窯白瓷概說〉，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定窯白瓷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頁3-70。

- 2005 〈臺灣海域發現的越窯系青瓷及相關問題〉，原載《臺灣史研究》，11卷2期(2005)，後收入《貿易陶瓷與文化史》，臺北：允晨文化，頁273-303。

- 2007 〈耀州窯遺址五代青瓷的年代問題—從所謂「柴窯」談起〉，原載《故宮學術季刊》，16卷2期(1998)，後收入《中國陶瓷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頁55-77。

- 2007 〈有關「官」和「新官」款白瓷官字涵義的幾個問題〉，原載《故宮學術季刊》，5卷2期(1987)，後收入《中國陶瓷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頁79-118。

- 2007 〈記唐恭陵哀皇后墓出土的陶器〉，原載《故宮文物月刊》，279期(2006)，後收入《中國陶瓷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頁172-189。

- 2008 〈院藏兩件汝窯紙槌瓶及相關問題〉，收入《陶瓷手記：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軌跡》，臺北：石頭出版，頁3-15。

- 2008 〈略談對蝶紋〉，原載《故宮文物月刊》，260期(2004)，增刪後收入《陶瓷手記：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軌跡》，臺北：石頭出版，頁127-141。

- 2008 〈金銀鈎陶瓷及其有關問題〉，原載《故宮文物月刊》，38期(1986)，改訂後收入前引《陶瓷手記：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軌跡》，臺北：石頭出版，頁161-175。

- 2012 〈北宋官窯研究現狀的省思〉，收入《陶瓷手記2：亞洲視野下的中國陶瓷文化史》，臺北：石頭出版，頁189-214。

- 2015 〈定窯筍記—項元汴藏樽式爐、王鏞藏瓦紋簋和乾隆皇帝藏定窯瓶子〉，原載《故宮文物月刊》，377期(2014)，補訂後收入《陶瓷手記3：陶瓷史的地平與想像》，臺北：石頭出版，頁75-84。

- 2018 〈高麗青瓷紋樣和造型的省思—從「原型」、「祖型」的角度〉，收入《Ceramics: A Reflection of Asian Culture (도자기로 보는 아시아 문화)》，리앤원 국제학술강연회 논문집 2009-2018 (Lee & Won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首爾：재단법인 리앤원，2018，頁609-634。

Hsieh, Ming-liang

- 1987 “Dingyao baici gaishuo (An Introduction of Ding White Porcelain),” in National Palace Museum Editorial Board, ed., *Catalogue of the Special Exhibition of Ting Ware White Porcelain*,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pp. 3-70.
- 2005 “Categorization of Yüeh Celadon Wares Recovered in the Taiwan Straits,”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vol. 11, no. 2 (2005), in Ming-liang Hsieh, *Maoyi taoci yu wenhuashi* (Trade Ceramics and Cultural History), Taipei: Yunchen Culture Ltd., pp. 273-303.
- 2007 “The Dating of Five Dynasties Celadon Ware from the Yao-Chou Kiln Site: Beginning with the So-Called ‘Ch’ai Yao,’”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vol. 16, no. 2 (1998), in Ming-liang Hsieh, *Zhongguo taoci shi lunji* (Collected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eramics), Taipei: Yunchen Culture Ltd., pp. 55-77.
- 2007 “Youguan ‘guan’ he ‘xin guan’ kuan baici guanzi hanyi de jige wenti (A Few Queries on the Meanings of “Guan” and “Xinguan” Inscriptions on White Glazed Porcela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vol. 5, no. 2 (1987), in Ming-liang Hsieh, *Zhongguo taoci shi lunji* (Collected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eramics), Taipei: Yunchen Culture Ltd., pp. 79-118.
- 2007 “Ji Tang gongling ai huanghou mu chutu de taoqi (Notes on the Pottery Unearthed from Gongling, the Tomb of the Tang Empress Ai),”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Monthly of Chinese Art*, no. 279 (2006), in Ming-liang Hsieh, *Zhongguo taoci shi lunji* (Collected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eramics), Taipei: Yunchen Culture Ltd., pp. 172-189.
- 2008 “Yuancang liangjian ruyao zhichuiping ji xiangguan wenti (Two Mallet-Shaped Vases of the Ru Kilns in the Palace Museum and Associated Issues),” in Ming-liang Hsieh, *Taoci shouji: Taoci shi sisuo he caozuo de gui ji* (Notes on Ceramics: Thoughts and Practices about the History of Ceramics), Taipei: Rock Publishing International, pp. 3-15.
- 2008 “Luetan duidiewen (A Brief Discussion of Paired-Butterfly Patterns),”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Monthly of Chinese Art*, no. 260 (2004), revision in Ming-liang Hsieh, *Taoci shouji: Taoci shi sisuo he caozuo de gui ji* (Notes on Ceramics: Thoughts and Practices about the History of Ceramics), Taipei: Rock Publishing International, pp. 127-141.
- 2008 “Jinyinkou taoci ji qi youguan wenti (Gold and Silver-Rimmed Ceramics and Related Issues),”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Monthly of Chinese Art*, no. 38 (1986), revision in Ming-liang Hsieh, *Taoci shouji: Taoci shi sisuo he caozuo de gui ji* (Notes on Ceramics: Thoughts and Practices about the History of Ceramics), Taipei: Rock Publishing International, pp. 161-175.
- 2012 “Bei Song guanyao yanjiu xianzhuang de shengsi (Reflections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Research on Guan War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n Ming-liang Hsieh, *Taoci*

- shouji 2: yazhou shiye xia de zhongguo taoci wenhua shi* (Notes on Ceramics 2. Cultural History of Chinese Ceramics - An Asian Perspective), pp. 189-214.
- 2015 “Dingyao zhaji: Xiang Yuan-bian cang zunshilu, Wang Yong cang wawengui he Qianlong huangdi cang dingyao pingzi (Notes on Ding Ware: Cylindrical Burners Collected by Xiang Yuan-bian, Gui-Vessels with Groove Patterns Collected by Wang Yong, and Ding Bottles Collected by Emperor Qianlong),”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Monthly of Chinese Art*, no. 377 (2014), revision in Ming-liang Hsieh, *Taoci shouji 3: Taoci shi de diping yu xiangxiang* (Notes on Ceramics 3: The Horizons and Imaginations of the Ceramics History), pp. 75-84.
- 2018 “Gaoli qingci wenyang he zaoxing de shengs: cong ‘yuan xing,’ ‘zu xing’ de jiaodu (Reflections on the Patterns and Designs of Goryeo Celad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rototype and Archetype),” *Ceramics: A Reflection of Asian Culture*,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2009-2018, Seoul: Lee & Won Foundation, pp. 609-634.
- 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
- 1990 《中國歷代陶瓷選集》，臺北：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
- Chang Foundation
- 1990 *Selected Chinese Ceramics from Han to Qing Dynasties*, Taipei: Chang Foundation.
- 關口廣次
- 1998 〈定窯の覆焼について〉，收入 蓑豊，《白磁》，中國の陶磁5，東京：平凡社，頁134-137。
- Sekiguchi, Hirotsugu
- 1998 “Tei kama no ōiyaki ni tsuite (Upside-Down Firing of Ding Ware),” in Yutaka Mino, *Hakuji* (White Porcelain), *Chūgoku no tōji* (Chinese Ceramics) 5, Tokyo: Heibonsha, pp. 134-137.
- 龐樸
- 1989 〈火曆鈎沉：一個遺佚已久的古曆之發現〉，《中國文化》，創刊號，頁3-23。
- Pang, Pu
- 1989 “Huoli gouchen: yige yiyi yijiu de guli zhi faxian (The Calendar of the Star Fire: The Discovery of a Long Lost Ancient Calendar),” *Chinese Culture*, no. 1, pp. 3-23.
- 박해훈、장성욱編
- 2012 《천하제일 비색청자 天下第一 翡色青磁》，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
- Park, Hae-hoon, and Sung-wook Chang, eds.
- 2012 *The Best under Heaven: The Celadons of Korea*, Seoul: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 Brown, Roxanna M., ed.
- 1989 *Guangdong Ceramics from Butuan and Other Philippine Sites*, Manila: The Oriental Ceramics Society of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oi-Bae, Soontaek

1984 *Seladon-Keramik der Koryŏ-Dynastie 918-1392*, Köln: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der Stadt Köln.

Flecker, Michael

2002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he 10th Century Intan Shipwreck*,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1047, pp. 87-88.

Hobson, R. L.

1934 *A Catalogue of Chinese and Porcelain in the Collection of Sir Percival David*, London: The Stourton Press.

Hsieh, Ming-liang

2006 "Some Thoughts on the Origin of Liao Ceramics," *Orientations*, 37: 6, pp. 65-68.

Liebner, Horst Hubertus

2014 *The Siren of Cirebon: A Tenth-Century Trading Vessel Lost in the Java Sea*, Leeds: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Medley, Margaret

1972 *Metalwork and Chinese Ceramics*,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Mino, Yutaka

1980 *Freedom of Clay and Brush through Seven Centuries in Tz'u-chou Type Wares, 960-1600 A.D.*, Blooming: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Gompertz, G. St. G. M.

1958 *Chinese Celadon Wares*, London: Faber & Faber.

圖版出處

- 圖1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高麗青磁への誘い》(大阪：大阪市美術振興協會，1992)，頁53，圖44。
- 圖2 伊藤郁太郎編，《優艶の色・質樸のかたち—李秉昌コレクション韓国陶磁の美—》(大阪：大阪市美術振興協會，1999)，頁47，圖7。
- 圖3a-b 蔡玫芬主編，《定州花瓷：院藏定窯系白瓷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4)，頁148，圖II-94。
- 圖4 座右寶刊行會編，《世界陶磁全集》，10・宋遼篇(東京：河出書房，1955)，彩圖3。
- 圖5 白鶴美術館，《白鶴美術館名品選》(神戸：白鶴美術館，1989)，頁30，圖34。
- 圖6 東京國立博物館等，《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横河民輔コレクション中國陶磁名品選》(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2012)，頁41，no. 27。
- 圖7 大阪市立美術館編，《隋唐の美術》(東京：平凡社，1978)，圖45。
- 圖8a-b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萬雄飛等)，〈阜新遼蕭和墓發掘簡報〉，《文物》，2005年1期，頁37，圖7及頁41，圖15。
- 圖9 長谷部樂爾監修；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朝日新聞社文化企画局大阪企画部編，《宋磁：神品とよばれたやきもの》(大阪：朝日新聞社，1999)，頁23，圖26。
- 圖10 孟耀虎，〈山西介休窯出土的宋金時期印花模範〉，《文物》，2005年5期，頁38，圖二之1。
- 圖11 Margaret Medley，《東洋陶磁》，7・ディウィッド財團コレクション(東京：講談社，1982)，彩圖65。
- 圖12 馮先銘，《定窯》，中國陶瓷全集9(京都：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美乃美，1981)，圖133上。
- 圖13 朝鮮總督府編，《朝鮮古蹟圖譜》8，編號3485「青瓷陽刻寶花文盃」；鄭良謨編，〈碗、鉢による高麗陶磁編年〉，收入座右寶刊行會編，《世界陶磁全集》，18・高麗(東京：小學館，1978)，頁237，圖13。
- 圖14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定窯白瓷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圖53；蔡玫芬主編，前引《定州花瓷：院藏定窯系白瓷特展》，圖II-95。
- 圖15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高麗青磁の誕生—初期高麗青磁とその展開—》(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2004)，頁60，圖19。
- 圖16 北京市文物工作隊(黃秀純等)，〈遼韓佚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4年3期，頁366，圖6之6。
- 圖17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前引《高麗青磁の誕生》，頁25，圖8。
- 圖18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集，《特別展高麗青磁—ヒスイのきらめき》(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2018)，頁202，圖197。

- 圖19a-b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汝窯與張公巷窯出土瓷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頁72。
- 圖20a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宋瓷圖錄》，汝窯、官窯、鈞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3），圖2。
- 圖20b-c 謝明良，〈院藏兩件汝窯紙槌瓶及相關問題〉，收入前引《陶瓷手記》，頁3，圖1。筆者拍攝。
- 圖21a-b 孫新民等編，《北宋汝官窯與汝州張公巷窯珍賞》（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頁44-45。
- 圖22a 杜正賢主編，《杭州老虎洞窯址瓷器精選》（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頁61，圖33。
- 圖22b 杜正賢主編，前引《杭州老虎洞窯址瓷器精選》，頁62，圖34。
- 圖23 李剛，〈越窯撫談〉，《東方博物》，54（2005），頁52，圖21。
- 圖24 南京市考古研究所（祈海寧等），〈南京大報恩寺遺址塔基與地宮發掘簡報〉，《文物》，2015年5期，頁37，圖74。
- 圖25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遼陳國公主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彩版14之2。
- 圖26 天津市歷史博物館考古隊等（紀烈敏），〈天津薊縣獨樂寺塔〉，《考古學報》，1989年1期，圖版貳肆之5。
- 圖27 林屋晴三監修，《中國名陶展：中國陶磁2000年の精華》（東京：日本テレビ放送網，1992），頁37，圖25。
- 圖28 Hsieh Ming-liang, "Some Thoughts on the Origin of Liao Ceramics," *Oriental Art*, 37: 6 (2006), p. 67, fig. 5.
- 圖29 Roxanna M. Brown ed., *Guangdong Ceramics from Butuan and Other Philippine Sites* (Manila: The Oriental Ceramics Society of the Philippines, 1989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90, fig 14.
- 圖30 Michael Flecker,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he 10th Century Intan Shipwreck*,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1047 (2002), pp. 87-88.
- 圖31 Horst Hubertus Liebner, *The Siren of Cirebon: A Tenth-Century Trading Vessel Lost in the Java Sea* (Leeds: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2014), p. 268, fig. 2.3-9.
- 圖32 文化財廳、國立海洋遺物展示館，《新安船 *The Shinan Wreck*》（木浦：文化財廳、國立海洋遺物展示館，2006），頁28，圖21。
- 圖33 茶道資料館編，《仏教儀礼と茶—仙薬からはじまった—》（京都：茶道資料館，2017），頁42，圖36。
- 圖34 赤沼多佳，《花入・水指》（東京：株式會社主婦の友社，1996），頁89，圖3。
- 圖35a 南秀雄，〈円山里窯跡と開城周辺の青磁資料〉，《東洋陶磁》，第22號（1992-94），頁113，圖9。

- 圖35b 吉良文男，〈朝鮮半島の初期的青磁—高台の形狀を中心に—〉，收入：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高麗青磁の誕生—初期高麗青磁とその展開—》（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2004），頁4。
- 圖36 申鉉鎬，《龍仁西里高麗白磁窯發掘調查報告書 I》，湖巖美術館研究叢書第1輯（首爾：三星美術文化財團，1987），頁295，圖版58。
- 圖37 （左）申鉉鎬，前引《龍仁西里高麗白磁窯發掘調查報告書 I》，頁448，圖108。
（右）聶崇義，《新訂三禮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頁179左。
- 圖38 박해훈、장성욱編，《천하제일 비색청자 天下第一 翡色青磁》（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2012），頁197，圖197；李喜寬，〈高麗睿宗與北宋徽宗—十二世紀初期的高麗青瓷與汝窯、北宋官窯〉，《故宮學術季刊》，31卷1期（2013），頁115，圖54。
- 圖39 李喜寬，前引〈高麗睿宗與北宋徽宗—十二世紀初期的高麗青瓷與汝窯、北宋官窯〉，頁115，圖55。
- 圖40 李誠，《營造法式》（北京：中國書店，2006），卷三十二，頁886。
- 圖41 座右寶刊行會編，前引《世界陶磁全集》，18・高麗，頁43，圖32。
- 圖42 國立中央博物館，《마음을 담은 그릇, 신안 香爐》（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2008），頁81，圖3-20。
- 圖43 揚之水，《香識》（香港：香港中和出版，2014），頁55，圖3-1-1。
- 圖44a-b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前引《寶豐清涼寺汝窯》，彩版165之1及頁94，圖62-2；頁105，圖69之5。
- 圖45 李誠，前引《營造法式》，卷二十九，頁651。
- 圖46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新発見高麗青磁—韓国水中考古学成果展—》（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2015），頁149，圖132。
- 圖4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寶豐清涼寺汝窯》（鄭州市：大象出版社，2008），彩版126之2及頁94，圖62之7。
- 圖48 박해훈、장성욱編，《천하제일 비색청자 天下第一 翡色青磁》，頁42，圖41。
- 圖49 伊藤郁太郎編，前引《優艶の色・質樸のかたち—李秉昌コレクション韓国陶磁の美—》，頁63，圖21。
- 圖50 伊藤郁太郎編，前引《優艶の色・質樸のかたち—李秉昌コレクション韓国陶磁の美—》，頁62，圖20。
- 圖51 李誠，前引《營造法式》，卷三十二，頁850。
- 圖52 李誠，前引《營造法式》，卷三十二，頁867。
- 圖53 筆者攝。紙本圖版可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定窯白瓷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圖15。
- 圖54 座右寶刊行會編，前引《世界陶磁全集》，18・高麗，頁77，圖67；박해훈、장성욱編，《천하제일 비색청자 天下第一 翡色青磁》，頁14，圖3。
- 圖55 李誠，前引《營造法式》，卷三十二，頁866。
- 圖56 國立中央博物館編，《高麗青磁名品特別展》（首爾：通川文化社，1989），頁95，圖138。

- 圖57 李誠，前引《營造法式》，卷三十三，頁966。
- 圖5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前引《寶豐清涼寺汝窯》，彩版123之4。
- 圖59 杜正賢主編，《杭州老虎洞窯址瓷器精選》（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頁49，圖24。
- 圖60 何炎泉主編，《宋代花箋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7），頁115。
- 圖61 Yutaka Mino, *Freedom of Clay and Brush through Seven Centuries in Tz'u-chou Type Wares, 960-1600 A.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79, pl. 27.
- 圖6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前引《汝窯與張公巷窯出土瓷器》，頁95。
- 圖63 茶道資料館編，《仏教儀礼と茶—仙薬からはじまった—》（京都：茶道資料館，2017），頁57，圖45。
- 圖64 清雅集古，《尋香—清雅集古2016年唐宋香具展》（2016），頁73，圖17。
- 圖65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宋代耀州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彩版10。
- 圖66 伊藤郁太郎編，《シカゴ美術館・中国美術名品展》（大阪：大阪市美術振興協會等，1989），頁85，圖72。
- 圖67 박해훈, 장성욱編，《친하제일 비색청자 天下第一 翡色青磁》，頁196，圖196。
- 圖68 李鍾玟，〈중국 출토 고려청자의 유형과 의미〉，《미술사연구》，第31號（2016），頁74，圖11C。
- 圖69 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中國歷代陶瓷選集》（臺北：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1990），頁84，圖23。
- 圖70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集，《定窯・優雅なる白の世界—窯址發掘成果展》（神奈川：株式會社アサヒワールド，2013），頁142，圖6。
- 圖71 林屋晴三編，《安宅コレクション東洋陶磁名品圖錄》，高麗編（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1980），圖132。
- 圖72 王黼等撰，《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中華再造善本·金元編·史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卷4，頁32。
- 圖73a-b 鄭良謨等，《高麗陶瓷銘文》（首爾市：國立中央博物館，1992），頁20，圖9。
- 圖74 許雅惠，〈宋代復古銅器風之域外傳播初探—以十二至十五世紀的韓國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2期（2012），頁149，圖5。
- 圖75 王黼等撰，《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中華再造善本·金元編·史部，卷1，頁17。
- 圖76 筆者攝。中國浙江省杭州「越地彌珍」主人龔毅藏。
- 圖77 筆者攝。中國浙江省杭州「越地彌珍」主人龔毅藏。
- 圖78 王黼等撰，《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中華再造善本·金元編·史部，卷3，頁18。
- 圖79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定窯・優雅なる白の世界—窯址發掘成果展》（神奈川縣：株式會社アサヒワールド，2013），頁124，圖15。
- 圖80a 李誠，前引《營造法式》，卷三十三，頁902。

- 圖81a Margaret Medley, 前引《東洋陶磁》, 7・ディウィッド財團コレクション, 彩圖1。
- 圖81b G. St. G. M. Gompertz, *Chinese Celadon Wares* (London: Faber & Faber, 1958), pl. 17.
- 圖82 北京市文物工作隊(黃秀純等), 前引〈遼韓佚墓發掘報告〉, 頁365, 圖5。
- 圖83 慈溪市博物館編,《上林湖越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頁211,圖99之2。
- 圖84 《中國考古學研究》編委會,《中國考古學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紀念論文集》,二(北京:科學出版社,1986),頁265,圖10。
- 圖85 李誠,前引《營造法式》,卷二十九,頁650。
- 圖86a-b 妙濟浩、薛增福,〈河北曲陽北鎮發現定窯瓷器〉,《文物》,1984年5期,頁86,圖2及頁87,圖7。
- 圖87 座右寶刊行會編,前引《世界陶磁全集》,18・高麗,圖6。
- 圖88 慈溪市博物館編,前引《上林湖越窯》,頁211,圖99之7。
- 圖89 李誠,前引《營造法式》,卷二十九,頁639。
- 圖90 高麗青瓷博物館編,《강진 사당리 고려청자》(康津:高麗青瓷博物館,2016),頁50,圖38。
- 圖91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前引《遼陳國公主墓》,頁56,圖33之1。
- 圖92 高麗青瓷博物館編,《강진 사당리 고려청자》,頁42,圖29。
- 圖93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特別展高麗青磁—ヒスイのきらめき》(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2018),頁48,圖33。
- 圖94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前引《高麗青磁への誘い》,頁50,圖39。
- 圖95 國立中央博物館編,前引《高麗青磁名品特別展》,頁194,圖276。
- 圖96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前引《故宮宋瓷圖錄》汝窯、官窯、鈞窯,圖6。
- 圖97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集,《特別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北宋汝窯青磁水仙盆》(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2016),頁151,圖21。
- 圖98 承蒙上海博物館馮澤洲先生教示,謹致謝意。網站資料。
- 圖99 路杰,〈新發現的定窯橢圓形四足水仙盆標本〉,《文物天地》,2019年1期,頁101,圖2。
- 圖100a-b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偃師杏園唐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彩版12之1、12之3。
- 圖101 正倉院事務所編,《正倉院宝物:染織〈下〉》(東京:朝日新聞社,1964),圖86。
- 圖102 長沙窯課題組編,《長沙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頁192,圖515。
- 圖103 田邊勝美、前田耕作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15・中央アジア(東京:小學館,1999),頁212,圖146。



圖1 高麗青瓷印花碗
十二世紀 D 14.5cm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圖2 高麗青瓷印花碗
十二世紀 D 15.1cm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圖3a 中國北方白瓷印花碗
十世紀後半至十一世紀初 H 7.1cm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b 同上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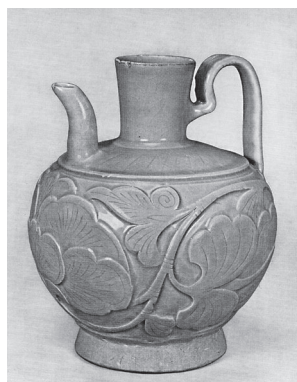


圖4 耀州窯青瓷牡丹紋注壺
北宋 H 18.5cm 日本常盤山文庫藏



圖5 磁州窯類型河南登封窯白剔花注壺
北宋 H 17.8cm 日本白鶴美術館藏



圖6 磁州窯類型河南登封窯白剔花注壺
北宋 H 20.4cm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7 銀鍍金寶相花紋貝形盒 唐代
D 6.3cm 私人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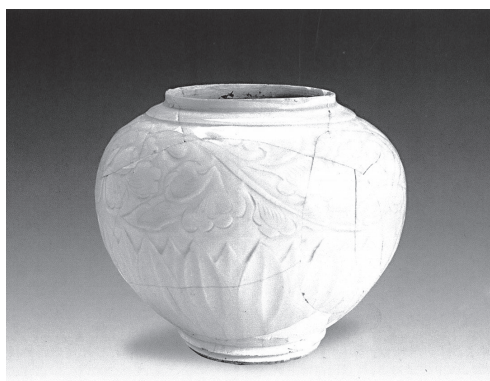


圖8a 定窯白瓷劃花罐 北宋 H 16cm
中國遼寧省遼代蕭和夫婦墓 (M4) 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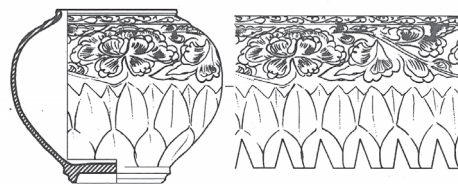


圖8b 同上 線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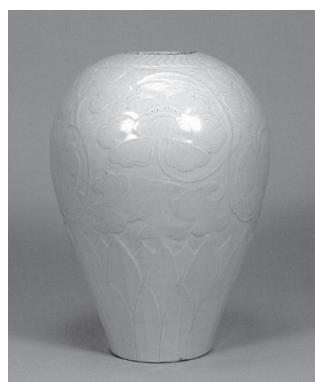


圖9 定窯白瓷劃花梅瓶 (口缺) 北宋
H 32cm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圖10 中國山西省介休窯印模所見葉紋



圖11 金代大定二十四年（1184）印模
D 21.9cm
PDF舊藏 英國大英博物館保管



圖12 泰和三年（1203）印模 D 18.6cm
PDF舊藏 英國大英博物館保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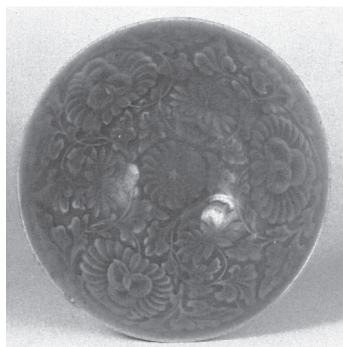


圖13 高麗青瓷印花碗
十一世紀後半 D 14.6cm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圖14 定窯印花碗 北宋 D 20.2cm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5 高麗青瓷劃花鸚鵡紋盤 D 16.7cm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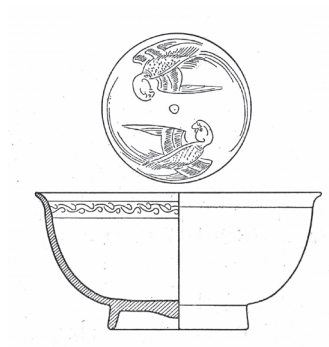


圖16 越窯青瓷鸚鵡紋碗（線繪圖）
中國北京市遼代韓佚夫婦墓（997—
1011）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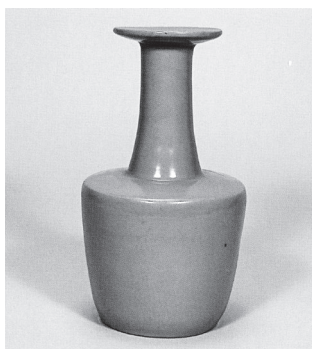


圖17 高麗青瓷瓶 H 21.8cm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圖18 高麗青瓷瓶 H 20cm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圖19a 汝窯瓶 北宋 H 23.6cm
中國河南省寶豐清涼寺遺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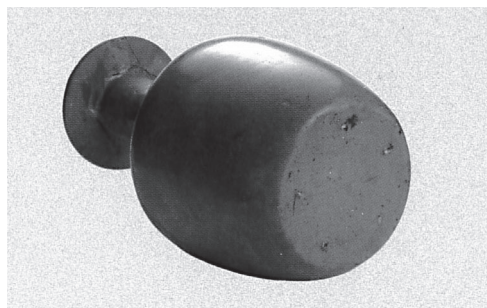


圖19b 同上 底部



圖20a 汝窯瓶 H 22.4cm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0b 同上 口沿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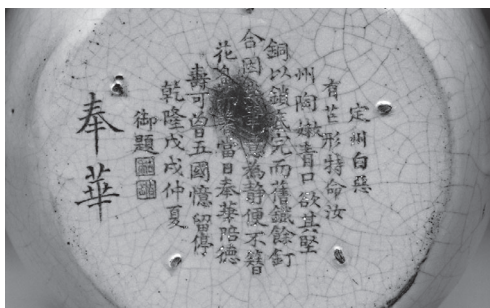


圖20c 同上 底部



圖21a 張公巷窯瓶 金代 H 19cm
中國河南省汝州市張公巷遺址出土



圖21b 同上 底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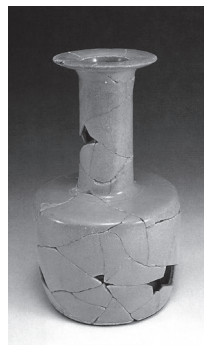


圖22a 官窯瓶 南宋 H 20.6cm
中國浙江省杭州市老虎洞遺址出土



圖22b 同上 底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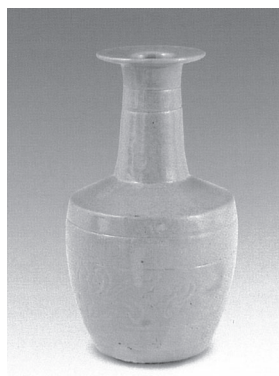


圖23 中國浙江省餘姚窯青瓷瓶
南宋 H 16.9cm



圖24 伊斯蘭玻璃瓶 H 13.9cm
中國江蘇省南京市大中祥符四年
(1011) 長干寺地宮出土



圖25 伊斯蘭玻璃瓶 H 24.5cm
中國內蒙古陳國公主墓出土 (1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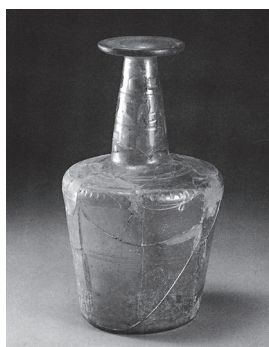


圖26 伊斯蘭玻璃瓶 H 26.4cm
中國天津市獨樂寺塔塔基出土



圖27 定窯劃花螭紋瓶 北宋至金代
H 26cm
臺灣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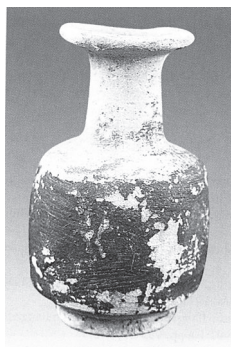


圖28 中國內蒙古赤峰乾瓦窯瓶
H 9cm 臺灣私人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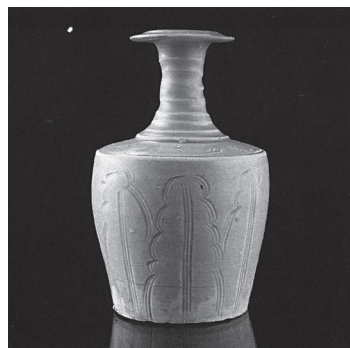


圖29 廣東窯系瓶 北宋 H 10.5cm
Collection of Cynthia O. Valdes藏



圖30a 伊斯蘭玻璃瓶
印尼Intan Shipwreck打撈品



圖30b 伊斯蘭玻璃瓶
印尼Intan Shipwreck打撈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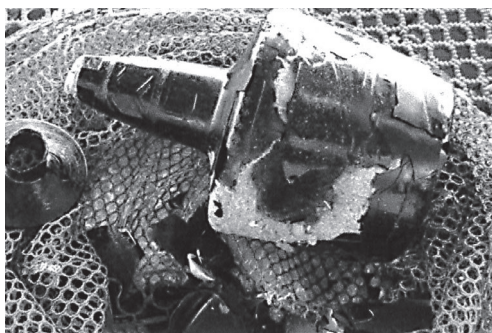


圖31 伊斯蘭玻璃瓶
印尼Cirebon Shipwreck打撈品



圖32 龍泉窯青瓷魚龍飾花瓶 H 25.7cm
韓國新安沉船打撈品



圖33a 南宋《五百羅漢圖》
日本京都大德寺藏



圖33b 同上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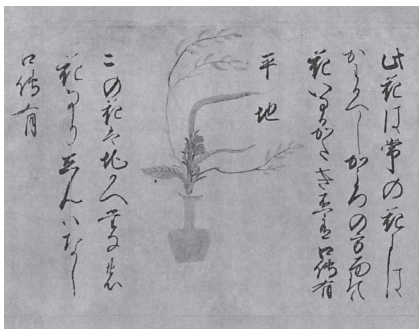


圖34 室町時代 (1336—1573)
《宗清花伝書》
日本大和文華館藏



圖35a 太廟祭器
韓半島黃海道峰泉郡円山里窯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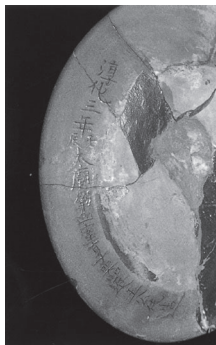


圖35b 同上 底部
「淳化三年」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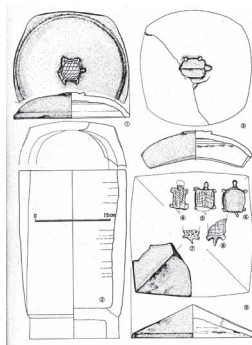


圖36 龍仁西里高麗白瓷窯址出土龜鈕蓋
「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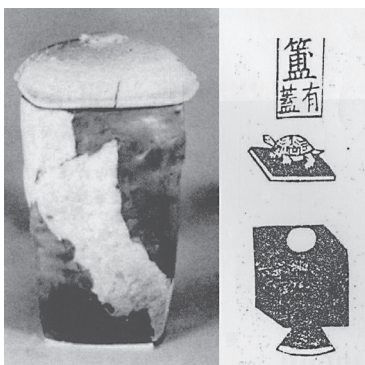


圖37 (左) 韓半島龍仁郡西里窯出土「簠」
(右) 北宋建隆二年 (962) 《新定三
禮圖》所見「簠」



圖38a 高麗青瓷蓮花形香薰薰身部分
H 15.2cm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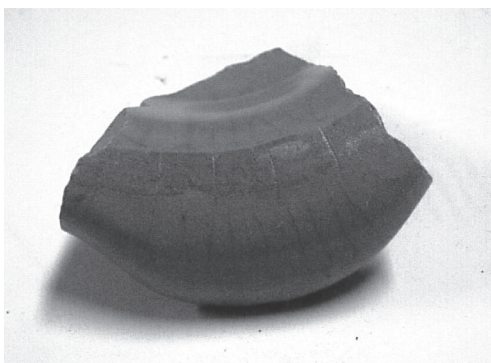


圖38b 康津窯址採集高麗青瓷蓮花形香爐底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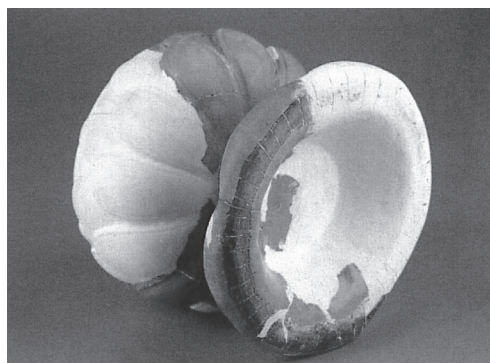


圖39 清涼寺汝窯蓮花形香爐底部 D 16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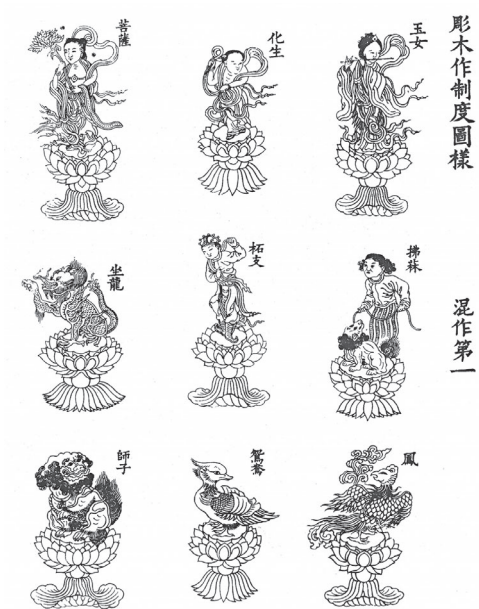


圖40 《營造法式》「彫木作制度圖樣」



圖41 高麗青瓷獅形香爐 H 21.2cm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圖42 北宋李公麟《維摩演教圖》(局部)
中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43 綠釉獅形香爐 H 32cm
中國安徽省北宋元祐二年 (1087)
吳正臣夫婦墓出土



圖44a 青瓷蓮荷形爐座 D 16cm
中國河南省寶豐清涼寺窯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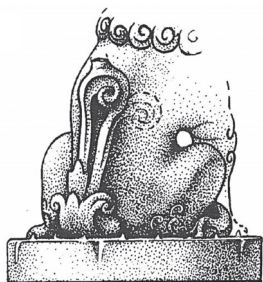


圖44b 青瓷獅形爐蓋 (線繪圖) H 15.6cm
中國河南省寶豐清涼寺窯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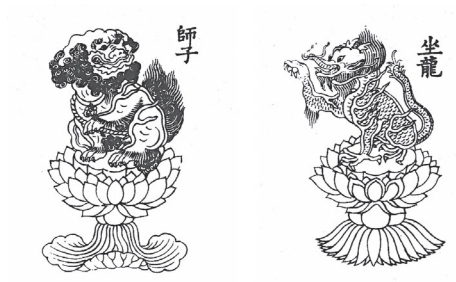


圖45 《營造法式》「混作第一 師子」



圖46 高麗青瓷獅形薰爐爐蓋 H 10.1cm
韓國泰安郡竹島海底泰安船打撈品



圖47a 寶豐清涼寺窯址出土青瓷龍形薰蓋
D 14.8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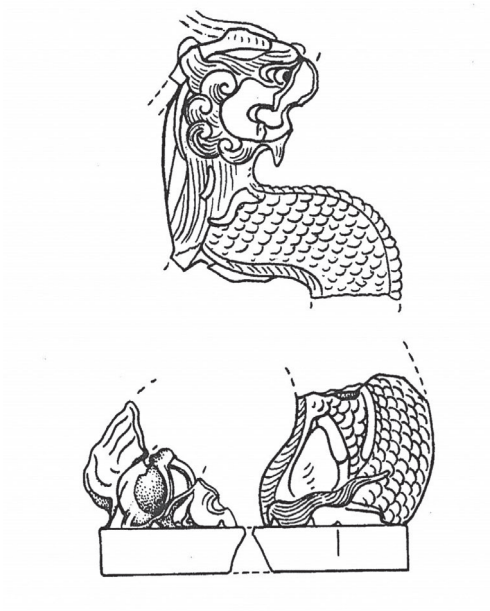


圖47b 同上 線繪圖



圖48 高麗龍形薰爐 十二世紀 H 22.7cm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圖49 高麗青瓷象嵌毬紋填花蓋盒
十二世紀 D 11.6cm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圖50 高麗青瓷象嵌毬紋填花蓋盒
十二世紀 D 8.5cm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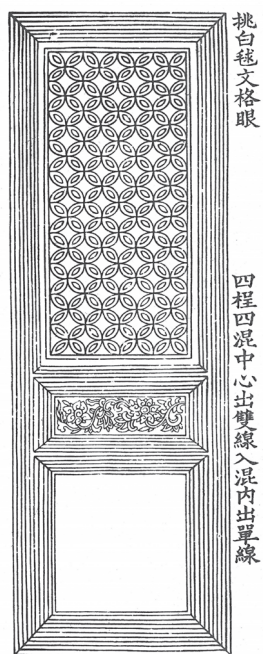


圖51 《營造法式》「挑白毯文格眼」



圖52 《營造法式》「簇六填花毯文」



圖53a 定窯嬰兒枕 北宋 D 31.5cm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3b 同上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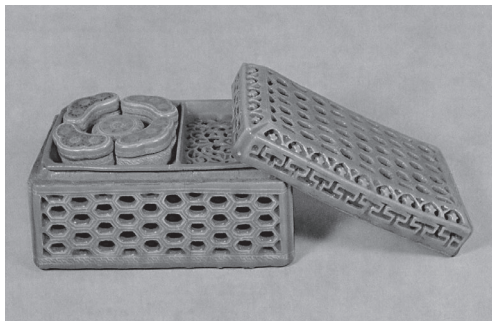


圖54a 高麗青瓷「龜背」鏤空箱盒 十二世紀
H 12.1cm 全羅南道長興郡茅山里古
墳出土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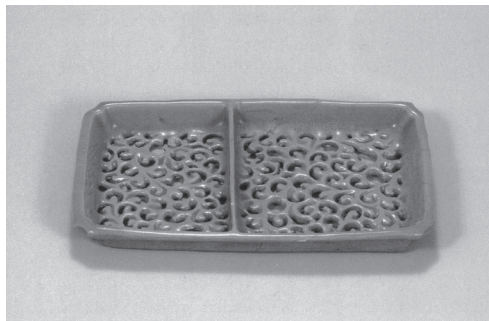


圖54b 同上 盒內承盤所見「龍牙蕙草」鏤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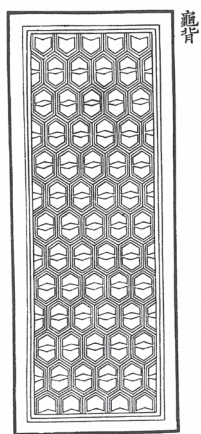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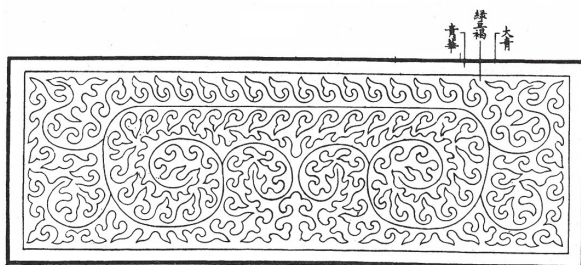


圖55 《營造法式》「龜背」



圖56 高麗青瓷「龍牙蕙草」鏤空箱盒
十二世紀 H 11.8cm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龍牙蕙草

圖57 《營造法式》「龍牙蕙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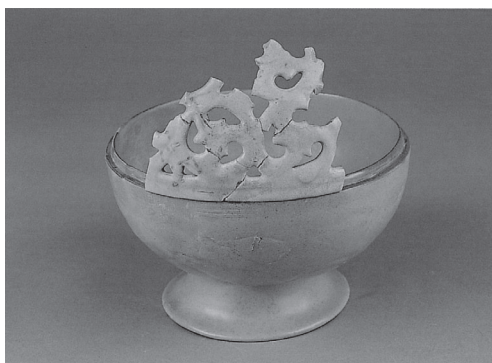


圖58 青瓷鏤空薰爐 北宋 D 20cm
中國河南省寶豐清涼寺遺址出土



圖59 青瓷鏤空套瓶 南宋 H 21.2cm
中國浙江省杭州市老虎洞窯址出土



圖60 北宋徽宗《池塘秋晚圖》所用「龍牙
蕙草」箋紙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1a 「龍牙蕙草」與「絨紋」梅瓶 H 41cm
美國The St. Louis Art Museum藏



圖61b 同上「龍牙蕙草」局部



圖62 鴨形香薰 H 15cm (蓋)
中國河南省寶豐清涼寺汝窯遺址出土



圖63 南宋《羅漢圖》
日本奈良能滿院藏



圖64 定窯白瓷鴨形香薰（修復件）
H 34.6cm 私人藏



圖65a 鴨形薰蓋 H 7.5cm
耀州窯窯址出土



圖65b 耀州窯青瓷蓮瓣飾爐身 H 14.3cm



圖66 景德鎮青白瓷鴨形薰爐 H 19.1cm
美國芝加哥藝術館藏



圖67 高麗青瓷鴨形香薰蓋 H 12cm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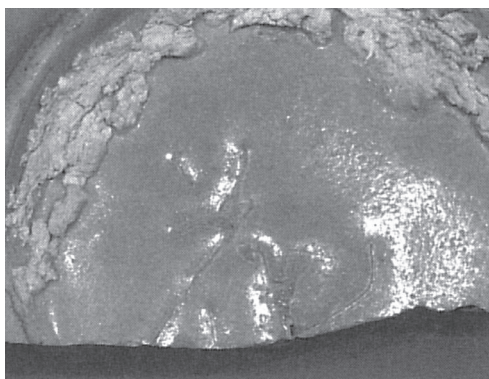


圖68 高麗青瓷「花」字銘
傳中國浙江省杭州出土



圖69a 定窯白瓷劃花碗 D 26.2cm
臺灣鴻禧美術館藏



圖69b 同上 外底「花」字款



圖70 定窯夔龍紋殘片 H 7.2cm
中國河北省定窯窯址出土



圖71 高麗青瓷夔龍紋鼎 H 17cm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圖72 《宣和博古圖》載「周圓腹饗饗鼎」



圖73a 高麗青瓷夔龍紋方鼎 十二世紀
H 18.4cm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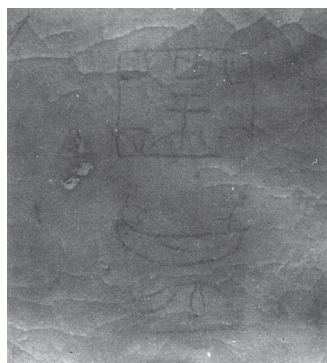


圖73b 同上 外底陰刻銘記



圖74 青銅方鼎 商代晚期
中國河南省安陽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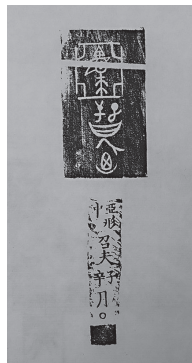


圖75 《宣和博古圖》「商召夫鼎」



圖76 「作寶彝」銘 南宋官窯青瓷殘片
中國浙江省杭州建蘭中學採集



圖77 「太叔作鼎」銘 南宋官窯青瓷殘片
中國浙江省杭州建蘭中學採集



圖78 《宣和博古圖》「太叔作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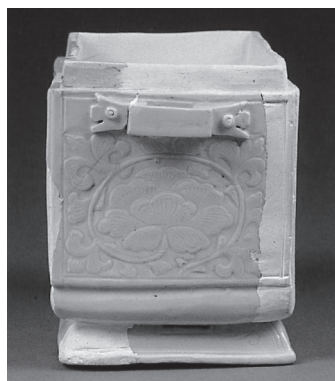


圖79a 定窯白瓷劃花長方盒 北宋
H 11.4cm 中國河北省涇磁嶺B區出土



圖79b 同上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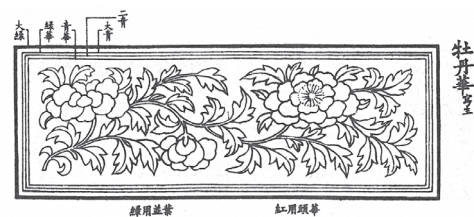


圖80a 《營造法式》「牡丹華」



圖80b 同上 1925年陶湘按注文填色圖



圖81a 越窯青瓷「永」字銘劃花雙鳳紋盤
北宋 D 17.4cm PDF舊藏
英國大英博物館保管



圖81b 同上 背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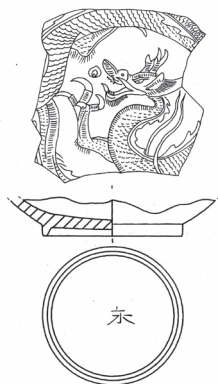


圖83 越窯青瓷「永」字銘劃花龍紋盤（線繪圖） 北宋 中國浙江省慈溪市上林湖窯址出土



圖85 《營造法式》「剔地起突纏柱惠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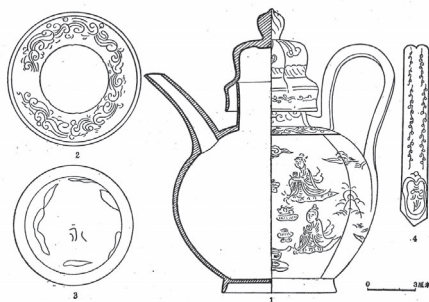


圖82 越窯青瓷「永」字銘劃花人物執壺（線繪圖） 北宋 H 18.2cm
中國北京市遼代韓佚夫婦墓（997—1011）出土



圖84 鞏義仁宗永昭陵石望柱



圖86a 定窯白瓷劃花龍紋碗 北宋
中國河北省曲陽北鎮出土



圖86b 同上 線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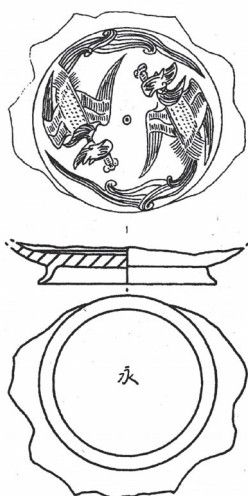


圖88 同上 線繪圖



圖90 高麗青瓷劃花雙鳳紋盤(素燒)十一世紀
D 9.6cm 韓國全羅南道沙堂里23號窯出土



圖87 高麗青瓷劃花龍紋梅瓶(局部)

H 35.2cm

美國Courtesy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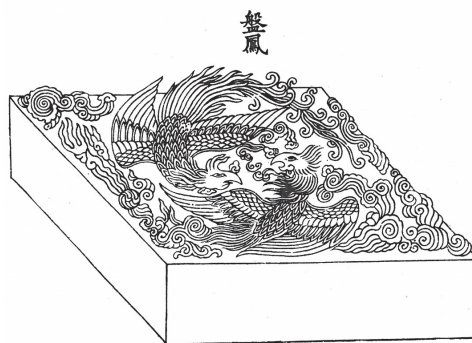


圖89 《營造法式》「盤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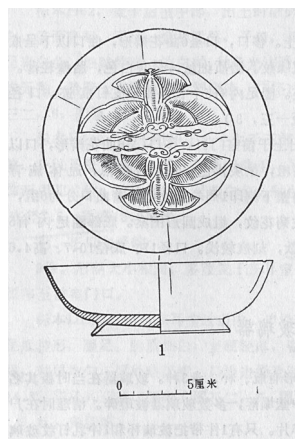


圖91 越窯青瓷劃花對蝶紋盤 北宋
「太平戊寅」(978) 銘
中國浙江省慈溪市上林湖窯址出土



圖92a 高麗青瓷劃花對蝶紋盤 十一世紀
D 7.4cm 全羅南道康津郡沙堂里第23
號窯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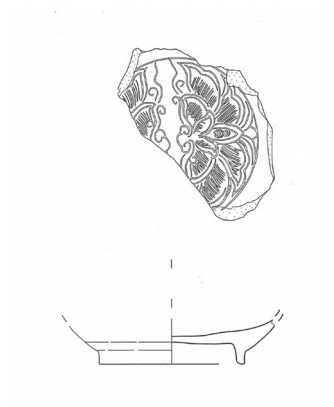


圖92b 同上 線繪圖



圖93 高麗青瓷象嵌五花口碗 十二世紀
D 10.9cm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
館藏



圖94 高麗青瓷印花六花口碗 十二世紀
D 15.4cm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
館藏



圖95 高麗青瓷五花褐邊圓盤 十三世紀
D 12cm 韓國湖巖美術館藏



圖96 汝窯水仙盆 北宋 D 23cm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9 定窯白瓷水仙盆殘件 最寬處15cm
私人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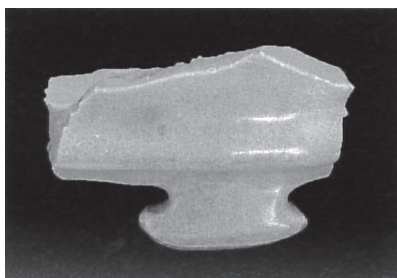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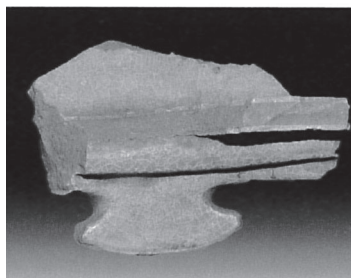


圖97 杭州郊壇下官窯窯址採集青瓷水仙盆破片 中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圖98a 定窯白瓷水仙盆殘片 北宋至金代
私人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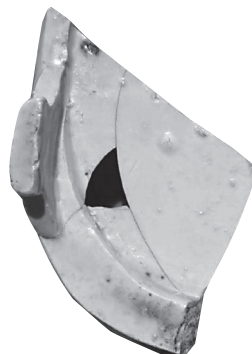


圖98b 同上 背底



圖100a 滑石獅形薰爐 H 24cm
中國陝西省西安市唐乾符三年（876）
曹氏墓出土



圖100b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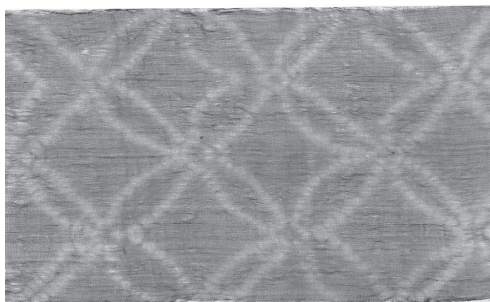


圖101 黃地球紋夾纈薄絹 唐代
日本正倉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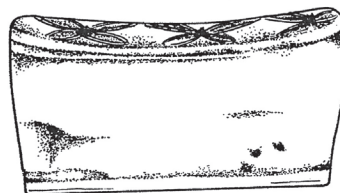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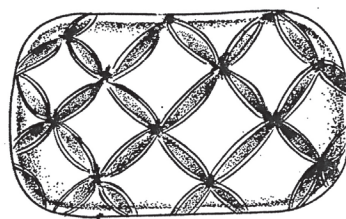


圖102 長沙窯球紋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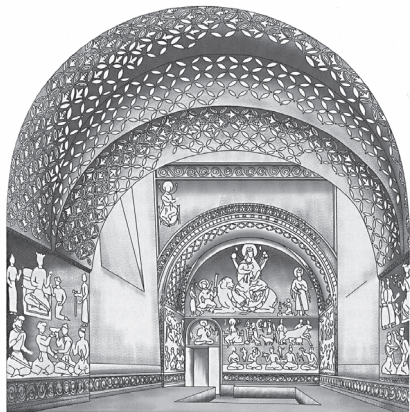


圖103 片治肯特（Pendjikent）第28室復原圖

Reflections on the Patterns and Designs of Goryeo Celad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rototype and Archetype

Hsieh, Ming-lia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is paper first reveals that, during the twelfth century alone, pottery makers of the Goryeo dynasty copied patterns that had appeared on Song ceramics across three periods ranging from the late tenth century to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 Following these findings,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indicates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 illustrations recorded in *Yingzao Fashi* (Building Standards), a treatise on architectural methods written in the Northern Song period, and the patterns and designs of Goryeo celadon. In so doing, the author preliminarily compiles and examines the official models of the Song dynasty that are observed on Goryeo celadon. Except for a small number of patterns, such as the two-horned five-clawed dragon that symbolizes the Chinese emperor, Song official models often became fashionable patterns among the popular class. These models were derived from a variety of sources, inheriting the decorative elements of the Tang dynasty while referring to the models of foreign artworks and handicrafts. Original designs by the Song people were, of course, among them.

(陳珀瑜譯)

Keywords: Goryeo celadon, Ru kilns, (Li Jie's) *Yingzao Fashi* (Building Standards), Xuanhe bogu tu (Xuanhe Illustrated Studies on Antiquities), official models